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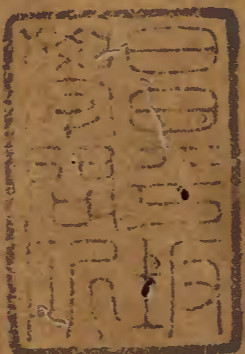
武經七書直解

四九

漢書門			
二	九	三	一
一	三	一	一
九	三	一	一
冊	架	函	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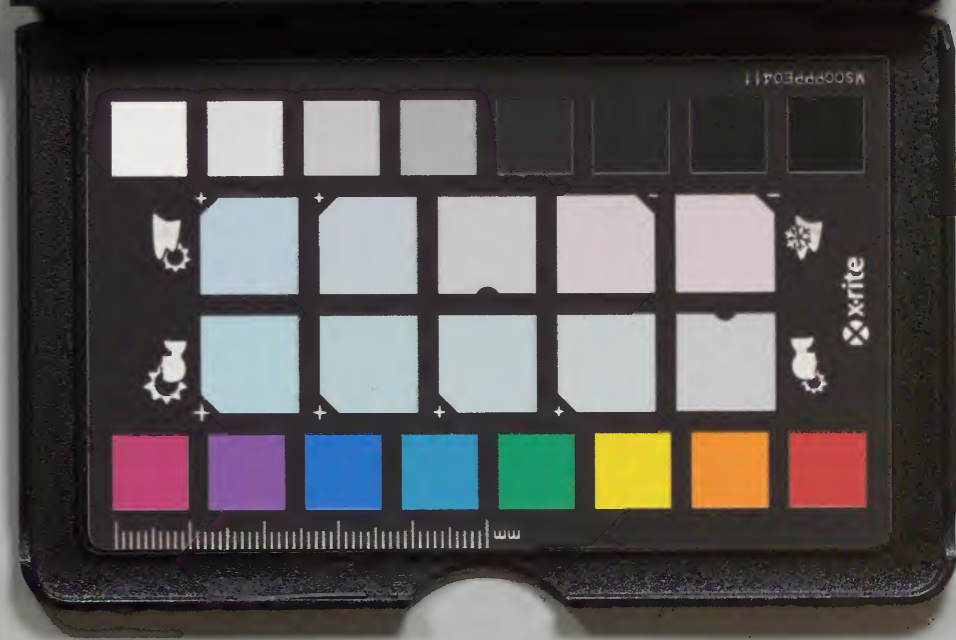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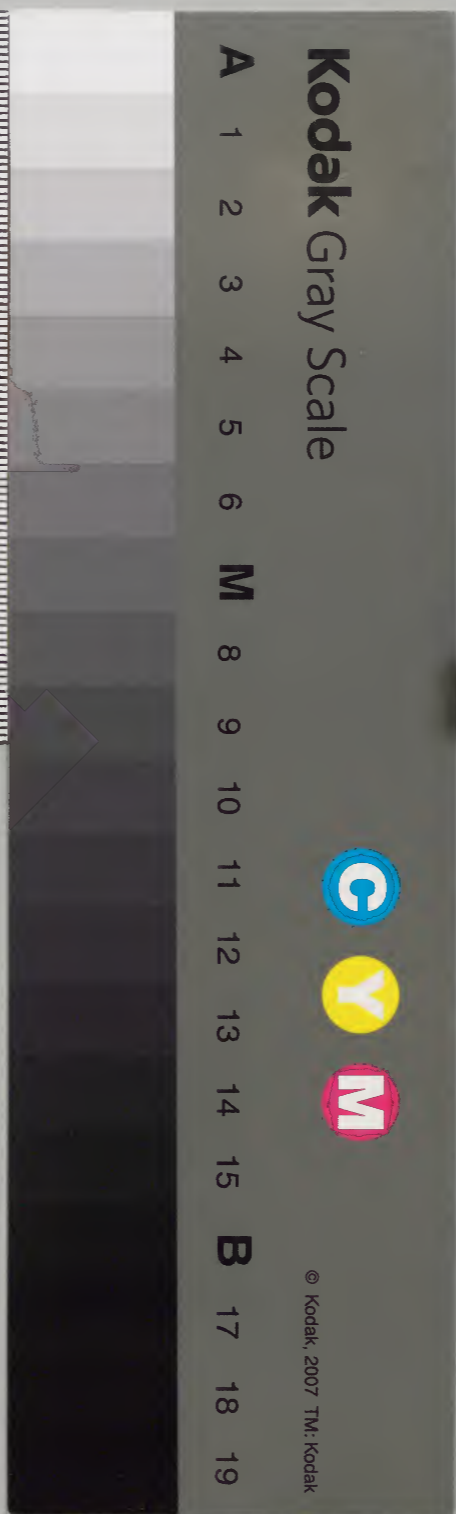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二	九	三	一
一	三	一	一
九	三	一	一
冊	架	函	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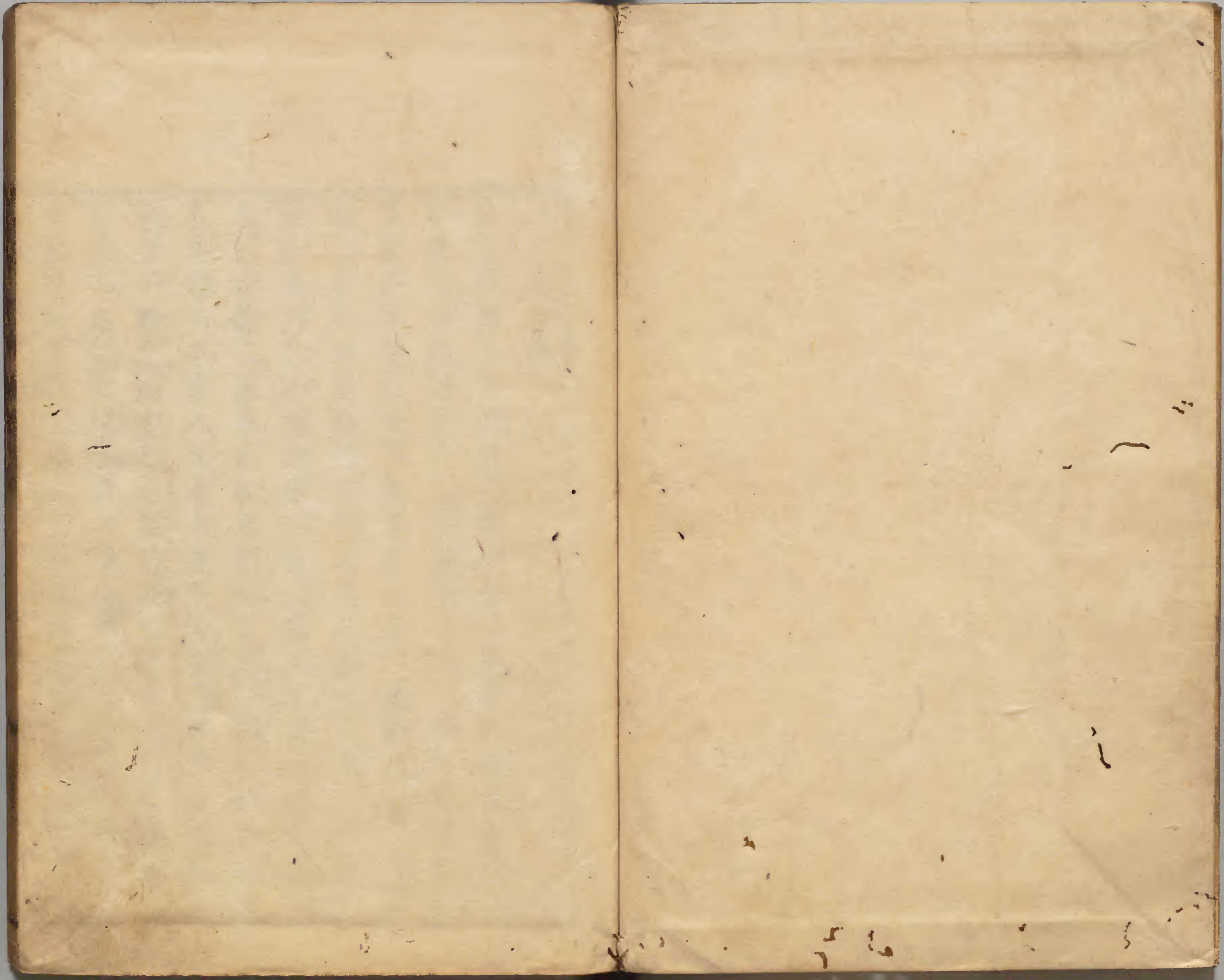
吳子
司馬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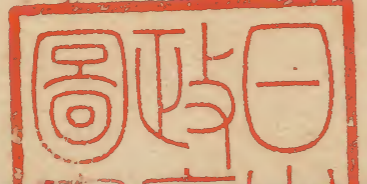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531
冊數	5 (2)
函號	299 2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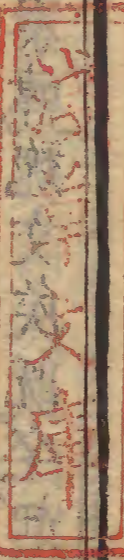
兵家一







吳起傳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起娶齊女為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為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為人，猜恣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已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是棄衛也。魯

君疑之。謝吳起。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李克言吳起貪。下文云。魏文侯知起廉。能得士心。又公叔之僕稱起為人節廉。豈前貪而後廉。何言之相反也。今李克言起貪者。起本家累千金。破產求仕。非實貪也。是貪榮名耳。故母死不赴。殺妻將魯是也。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為西河守。以拒秦韓。魏文侯既卒。起

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壺關有羊腸阪。在太原晉陽西。北九修政不仁。湯放之。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害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楊子如曰。用兵每若斯則。太公何以加諸。武侯曰。善。即封吳起為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

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
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子三者皆出吾下
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
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
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
如。田文曰：田文既死。公叔為相。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
之僕曰：起易太也。公叔曰：奈何。其僕曰：起為人節廉而
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
國小。又與強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即曰：
奈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
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即令

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吳
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武侯疑之。而弗信也。
吳起懼得罪。遂太即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
明汰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鬥之
士。要在強兵。破馳說之言。縱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并
陳蔡。却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強。故楚之貴戚盡欲
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
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悼王既
葬。太子立。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
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贊曰

吳起相魏西河稱賢慘礫事楚死後留權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吳子直解卷之四

太原劉寅輯著

江陵張居正增訂

錢塘翁鴻業重較

吳起儒服以兵機見魏文侯文侯曰寡人不好軍旅之事

吳姓起名也其先本魏人學兵法為魯將破齊有功
人有讒起者魯君疑之遂去魯適魏服儒者之服以
兵機見魏文侯文侯晉大夫魏斯也與趙籍韓虔其
分晉地為諸侯聞吳起之說乃曰寡人不好愛軍旅
之事寡人寡德之人文侯自稱也萬二千五百人為

軍五百人爲旅。軍旅蓋言戰伐之事也。

起曰臣以見占隱以往察來主君何言與心違。

吳起對文侯而言曰臣以事之顯於外者可占知事之隱於內者以事之既往者可審察其事之未來者以君之所爲觀之主君心好軍旅而曰不好何故言與心相違背而不同也。

今君四時使斬離皮革掩以朱漆畫以丹青爍以犀象今主君於春夏秋冬四時斬離衆獸之皮革掩之以朱漆之飾取其光澤也畫之以丹青之色取其華麗也爍之以犀象之形取其威猛也斬離開剝也朱赤色漆木之液也粘可飾器丹青畫工所用之色凡遠

視之明莫若丹與青也犀象皆獸名犀一角形如水牛頭如猪居海中海人於路傍植木柵犀來依木而立使木折損犀亦倒地足直難於走起捕者因獲殺之其角可爲器物亦堪入藥象如鼠色身上無毛胎五年方生牙在口兩邊下垂夾鼻退牙自埋於土中入潛以木者易之象有齒潔白可用其頭不可俯運用皆以鼻今交趾緬甸皆有之。

冬日夜之則不溫夏日衣之則不涼

冬寒之日衣之於身則不溫暖炎夏之日衣之於身則不清涼蓋言朱漆丹青之皮革也此以下乃以見占隱以往察來之事。

為長戟一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

戟有枝兵也。二與四皆陰數。陰主殺。故兵器皆用陰數也。

革車掩戶。纒輪籠轂。

革車兵車也。掩戶言其多也。纒輪籠轂者以皮革纒蔽其輪籠罩其轂。故號為革車。可用之以出戰也。輪車之兩輪也。轂外持輻內受軸者也。

觀之於目則不麗。乘之於田則不輕。不識王君安用此也。於一作以。

夫此長短之戟。纒輪籠轂之車。觀之於目則無華麗之色。乘之以田則無輕疾之功。不知主君將安用也。

此證其言與心違之謂也。

若以備進戰退守而不求能用者。譬猶伏鷄之搏狸。乳犬之犯虎。雖有鬪心。隨之死矣。

若以將此車戟皮革之具。以備不虞。為進戰退守之用。而不求才能之將。任使之。譬猶護雛伏之雞。使之與狸相搏。乳子之犬。使之與虎相犯。雖有爭鬪之心。而才力短淺。隨即自取其死矣。犬狸虎。三獸名。狸似。狸。講德論云。養雞者不畜狸。虎夜視目有光。脇間及尾端有骨。如一字。長一二寸。即其威也。此吳起于用之謂也。

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家。有扈氏之君。恃

衆好勇以喪其社稷。

承桑氏有扈氏皆古諸侯也。昔者承桑氏之君但修文德廢其武備以滅亡其國家有扈氏之君但恃衆好勇不修文德以喪失其社稷言其不好軍旅之事故引此二君偏廢之失以動之。

明主鑒茲必內修文德外治武備。

明哲之王鑒此二君之失必內修文德以撫綏百姓外治武備以防虞寇獲。

故當敵而不進無逮於義矣。僵屍而哀之無逮於仁矣。若則守文德不修武備故當敵人之兵來而不欲進戰無及於義矣。及至民被敵傷見僵屍而哀憫之無

及於仁矣。言遇敵則當進戰不進而守義反爲彼所乘。見僵屍而哀之不忍於戰而惟恐傷殘守姑息之仁而反爲敵所敗也。無逮於義仁猶言不足謂之義仁也。

於是文侯身自布席夫人捧觴醢吳起於廟立爲大將。於是魏文侯親身而爲設席夫人捧持觴酒告祭於祖廟立吳起爲大將。

守西河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餘則均解關土四面拓地千里皆起之功也。

使吳起守西河秦境之上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得全勝者六十四戰餘十二戰皆與敵平解無勝無負也。

闢土四面拓其地千里之遠皆吳起之功也此章是後人總叙吳起始末非吳起所自作也

士四面拓其地千里之遠皆吳起之功也

此章之義與前章大異前章言吳起之始末此章言吳起之功也此章之義與前章大異前章言吳起之始末此章言吳起之功也

圖國第一

圖國者謀治其國也國治方可以用兵篇內有圖國二字故取以名篇舊本原分六章今從之吳子曰昔之圖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

圖治也吳子言古之人君謀治其國家者必先訓教百姓而親附萬民百姓謂畿內之民萬民通境內之民而言也百姓曰教萬民曰親左文耳非謂萬民不教而百姓不親也王者一視同仁篤近舉遠無內外之分也

有四不和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陣不和於陣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

四不和謂國軍陣戰也。一不和且不可况四不和乎。此吳子所以首言之也。不和於國者君臣上下不相和協也。國既不和民心乖違故不可以出軍也。不和於軍者將吏士卒不相和協也。軍既不和衆心乖違故不可以出陣也。不和於陣者行列部伍不相和協也。陣既不和行伍乖違故不可以出戰也。不和於戰者坐作進退不相和協也。戰既不和進退乖違故不可以決勝也。

是以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後造大事新本無後字。是以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必先和於國和於軍和於陣和於戰然後敢造征伐之大事先和一言真可為

萬世法。孫子始計曰。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同意即和也。上略曰。通志於衆通志亦和也。古人每以此論行軍之勝負是以論魯者曰。上下相和策晉亦曰。羣卿猶睦甚矣。和之為重也。世未有虐用其民而可以圖戰者亦未有一憾在軍而能以和衷者和必自上始。昔卻獻子欲止戮人也。馳救無及轉使之速拘以分謗。荀林父不欲戰楚也。恐陷偏帥速趨之以共罪。捐誠心而為國委曲以和。又若此奈何。後之不廉藺其交竟壞天下事也。不敢信其私謀必告於祖廟啟於元龜參之天時吉乃後舉。

不敢聽信衆人之私謀者。恐其謀之不公也。必告於
先祖之廟者。示不敢專也。啟於元龜而問其吉凶者。
質之於神明也。參之天時者。驗其天時之順不順也。
龜兆曰吉。天時又順。然後乃舉兵而為戰伐之事。書
曰。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此言舉兵者。既和
於衆。又當質之於神也。元龜。大龜也。出蔡州。
民知君之愛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與之臨難。則士
以進死為榮。退生為辱矣。

民知君之不敢信其私謀。必告於祖廟。啟於元龜。參
之天時。吉乃後舉。是愛我之命。惜我之死。如此之極。
而使之臨難。則士皆以前進致死為榮。貴以退後偷

生為耻辱矣。

右第一章

吳子曰。夫道者。所以反本復始。

吳子言。夫道者。所以反求根本。而復還其始。初稟受
於天之理。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也。如父
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是
也。人能即所居之位。隨事反求其根本。而復還其始。
初稟受於天之理。則道無不盡矣。○一說道者。是圖
國之道也。反本者。反求諸身也。復始者。復合乎理也。
凡事而合乎理。則得圖國之道矣。

義者。所以行事立功。

義者心之制事之合宜也其所當為者則行之所不當為者則止之惟其心有裁制而事皆合宜所以能行事立功而得圖國之義也書曰以義制事既能制事而行則能立功而義無不盡矣

謀者智慮籌度也惟其有智慮能籌度所以見害則避見利則趨夫圖國之謀專欲得其利而遠害也

要者所以保業守成也孔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惟能以禮約之所以能保業守成也○一說圖國之道之義之謀其大要則在於保全基業守其成法而不廢墜

也居新本

若行不合道舉不合義而處大居貴患必及之作富

若所行不合於道理舉動不合於義宜平居小人猶且不免於刑戮况處大位專富貴居人之上豈能久

乎而災害患難必及其身矣

是以聖人緩之以道理之以義動之以禮無之以仁

是以聖人之圖國緩安天下之民必以道所謂緩之斯來是也治理國家之事必以義所謂以義治之

謂正是也動作衆庶必以禮所謂齊之以禮是也撫安兆民必以仁所謂一視同仁是也故能享國長久

而患不及其身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也。

此四德者修之則興廢之則衰。

此道義禮仁四德者能修而行之則國家必興若廢而不行則國家必衰道義禮仁皆性之德道即事物當然之理德即行道而有得於心者其實一也。

故成湯討桀而夏民喜說周武伐紂而殷人不非舉順天人故能然矣。

故成湯討夏桀而夏國之民喜悅周武伐殷紂而殷邦之人不非者舉事順從天命人心故能如此也易曰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蓋應天順人者道義禮仁修之則興也桀紂之亡者道義禮仁廢之則衰

也夫今人之不合於道僥倖富貴乘災危以樂利歛愁慘為權娛金玉輝煌盡是塗膏豐血筐筥儲積無非枯骨僵屍其得保首領於牖下子孫能立門戶者有幾耶回德總歸於道其義禮仁載是而行者結之以湯武歸之以民悅而不非正先和而造大事之意也○愚按戰國之世論仁義道德者孟軻也吳起兵家者流亦以仁義道德為言何哉蓋吳起學於曾子而曾子受之孔子非其言之不同也但曾子純於仁義道德而吳起雜以權謀功利此所以母死不奔喪而見絕於曾子殺妻以求將而見讒於魯君逃魏而喪於楚是起但能言之而不能行之故也性有四德

而此章首言「道義謀要」中止曰「道義而末」又言「禮仁者蓋謀即智也。要亦禮也。道散之萬事。德會之一心。吳子之言有所本歟。」

右第二章

吳子曰：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耻也。吳子言凡制國家治軍旅，必要訓教之以禮，激勵之以義，使之有耻也。人知禮義，故有羞惡是非之心，而急於尊君親上之道。蓋禮者為軍之幹也。士會明楚師之不可犯，亦曰「禮不進矣」。禮可忽乎哉？教之以禮而勵以義，則有耻。有耻足以戰守。是故狼曠耻黜於勇，而亟馳陷陣。趙雲魏延耻後輩之立功，提師敗敵，直破

金環之寨。周顛耻草間求活，躬冒兇鋒，嚴顏耻為蜀無降將，而堅城禦敵，是禮義之不可缺也。如此。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戰；在不足，以守矣。

夫人有羞耻之心，而必奮於義，故在天足以進戰，而致死在不足，以固守而一心也。然戰勝易，守勝難。

然交兵接刃，與人力戰，而取勝者易。所謂其次，伐兵者也。固軍深壘，自用堅守，而取勝者難。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

故曰：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霸，二勝者王，一勝者帝。是以數勝得天下者稀，以亡者衆。

故曰天下戰國諸侯圖治其國不尚仁義專以窮兵
黷武雖能五勝於敵者必自取禍矣四勝於敵者不
無父暴於外國用轉輸不足而自取虛耗之弊矣三
勝於敵者是其能先爭天下之交養而權謀威武加
於敵國必立霸功不若以仁義一勝於敵者必開王
基又不若治國以道一勝於敵者必成帝業是以數
勝而得天下者甚少以亡者甚多也如闔閭數勝而
敗於檇李夫差數勝而死於姑蘇晉厲公勝楚范文
子憂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鄭
侵蔡獲司馬公子燮子產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
禍莫大焉此皆所謂五勝者禍四勝者弊數勝而亡

者也齊桓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非三勝而
霸者乎武王誅紂伐奄一戎衣而天下定舜禹之世
止於興師征伐有苗非一勝而王一勝而帝者乎後
來如項羽數勝而亡漢高一勝而帝亦其驗也吳子
蓋知戰國之先數勝而亡之禍故於此言之以戒後
人也

右第三章

吳子曰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日爭名二日爭利三日
積惡四日内亂五日因饑

吳子曰凡兵之所由起者有五等一日因爭其圖王
定霸之名而起兵相攻者如吳與齊盟於黃池是也

一曰因爭其土地丘民之利而起兵相攻者如晉楚之於鄭是也。二曰因其兩國君臣積惡而起兵征之者如越勾踐之於吳是也。三曰因其弑逆內亂而起兵滅之者如楚人之於夏徵舒是也。四曰因其民窮財盡兇年饑饉而起兵襲之者如庸人之叛楚是也。其各又有五。一曰義兵。二曰強兵。三曰剛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

其兵之名又有五等。一曰義兵謂以義服人也。二曰強兵謂以力勝人也。三曰剛兵謂以剛忿而制人也。四曰暴兵謂以暴虐而無禮於人也。五曰逆兵謂上逆天道下逆民心也。

禁暴救亂曰義。恃眾以伐曰強。因怒興師曰剛。棄禮食利曰暴。國亂人疲舉事動眾曰逆。

此釋上文五者之義。禁人之暴救人之亂是名曰義。如湯武是也。其下則如齊桓為近之恃兵之眾以伐鄰國是名曰強。如秦楚是也。因其私忿興師伐之是名曰剛。如卻克因怒蕭同叔子之笑而興兵伐齊是也。篋棄典禮食人之利是名曰暴。如閻閻聞允常死而伐越。是也。國中自亂人民疲困又舉事動眾征伐不已。是名曰逆。如夫差國已亂民已疲尚有專於齊晉是也。

五者之服各有其道。義必以禮服。強必以謙服。剛必以

辭服暴必以詐服逆必以權服

五者各有服之之道若彼既能禁暴而救亂以行其義必不敢動於非禮我則修飾典禮使其聞之自然罷去是謂以禮服之也彼既恃其強盛我則示以謙卑即卑而驕之之謂也彼必輕我然後可以乘隙破之是以謙服強也彼既因怒而來必剛忿性疾我則愈以惡辭激之使其愈怒而速戰我則設奇伏之兵堅壁自守不與之鬪伺其怠歸之際發伏運謀夾擊之此謂剛以辭服也棄禮貪利以暴之兵必無深謀惟於爭利我則以詭詐之法服也彼既國亂民疲復舉兵革之事動起大眾而來戰者我則因其變勢而

制其權謀以服之也故古者屈於包茅之不貢楚子以禮盟召陵其肉袒而服罪許男以謙解楚圍受展禽之稿詞而剛不得逞先弦高之設詐而暴不得行楚莊王乘驛會師以權而過逆皆服之各有其道也

右第四章

武侯問曰願聞治兵料入固國之道

武侯魏文侯之子名擊問於吳起曰願聞整治師旅料度敵情固守國家三者之道

起對曰古之明主必謹君臣之禮飾上下之儀安集吏民順俗而教簡募良材以備不虞

吳起對武侯曰古昔明哲之王必謹慎君臣之禮修

飾上下之儀。君有為君之禮，臣有為臣之禮。居上處下，皆有儀則也。安集吏民，順其風俗，而教之簡選，召募良能材勇之人，以防備不測之事。吳子常以禮為先，正以立綱，陳紀禮為之範，師中節制，皆精意也。飾之為儀，亦非粗迹。自來未有體統之陵夷，能經國而詰戎者，惟深於禮者始可與談軍旅矣。士之良材，又不可不簡。如社伏威，募敢死之士五千，署於上籍。唐太宗檢選精銳，號為奇兵。柴世宗謂殿民膏澤，奈何食此無用之物，且羸弱既無用，使徒儒不分，眾無所勸。於是大簡閱，選驍勇，是皆能為簡選召募者也。昔齊桓募士五萬，以霸諸侯；晉文召為前行四萬，以獲

其志。秦穆置陷陳三萬，以服鄰敵。

昔齊桓公募材勇之士五萬，以霸長諸侯。晉文公召為敢勇，當前行者四萬，以得志天下。秦穆公設陷陳之士三萬，以服鄰之敵國。齊桓公姜姓，名小白。晉文公姬姓，名重耳。秦穆公嬴姓，名任好。皆霸君也。

故強國之君，必料其民。民有膽勇氣力者，聚為一卒，樂以進戰，効力以顯其忠勇者，聚為一卒，能踰高超遠，輕足善走者，聚為一卒。王臣失位而微，見功於上者，聚為一卒。棄城去守，欲除其醜者，聚為一卒。此五者，軍之練銳也。

故強國之君，必料量民力，而簡選之。民有膽勇氣力

能塞旗斬將者聚之爲一卒能樂於進戰効用其力以顯著忠勇者聚之爲一卒能踰高城越遠境輕足善走者聚之爲一卒王臣有過而失其職位心欲赴敵立功見之於上者聚之爲一卒棄所守之城而逃去心欲力戰取勝除其前日之醜者聚之爲一卒此五者皆軍之練習精銳者也

有此三千人內出可以決圍外入可以屠城矣若能有此練銳之軍三千人自內奮而出則可以開決人之圍自外馳而入則可以屠人之城矣

右第五章

武侯曰願聞陳必定守必固戰必勝之道

武侯問吳起曰願聞陣必欲定守必欲固戰必欲勝之道

起對曰立見且可豈直聞乎

吳起對武侯曰立衆人之所易見者猶之可也豈欲

直聞陣之必定守之必固戰之必勝乎

君能使賢者居上不肖者處下則陣已定矣

君能使國中之人賢德者居上位不肖者處下位賢

不肖有等上與下不亂則陣已先定矣如威王烹阿

封卽墨而齊之陣定矣

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

使吾民皆安居其田宅親愛其有司則守已先固矣

安其田宅民不失業矣親其有司民知愛其上死其
長矣如劉敏計及男女布野餘糧棲畝而漢中之守
固矣。

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已勝矣。

百姓皆以吾君為是而以鄰國為非則戰已先勝矣
以吾君為是以鄰國為非則可與之同死可與之同
生而不畏危也如民不罷勞君無怨讟則楚之戰已
勝信能行此三者無敵於天下矣。

武侯嘗謀事羣臣莫能及罷朝而有喜色。

魏武侯嘗籌謀國事羣臣智慮皆莫能及罷朝而有
喜悅之色。

起進曰昔楚莊王嘗謀事羣臣莫能及罷朝而有憂色
申公問曰君有憂色何也。

吳起進諫於武侯曰昔者楚莊王嘗謀國事庭中羣
臣莫能及者罷朝有憂感之色其臣申公問莊王曰
今君有憂感之色何謂也楚莊王曰百姓名旅申公申
叔時也蓋楚縣尹而僭稱公者也楚子爵而僭稱王
故其臣皆僭公如葉公白公之類是也。

曰寡人聞之世不絕聖國不乏賢能得其師者王能得
其友者霸今寡人不才而羣臣莫及者楚國其殆矣此
楚莊王之所憂而君說之臣竊懼矣於是武侯有慚色
莊王曰寡人嘗聞人之有言世不絕聖人國不乏賢

者能得其師者可王能得其友者可霸今寡人不才而羣臣不及者楚國其危殆矣此楚莊王之所以為憂而君乃以為悅臣竊畏懼矣於是武侯有慚悔之色聖有神明不測之號賢者才德出眾之稱得師者王成湯之於伊尹得友者霸桓公之於管仲是也楚莊此言真可為萬世法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楚莊其亦知此道者歟

右第六章 圖國終

武侯曰昔者秦以天下為一而天下皆叛秦以天下為一而天下皆叛

料敵第一

料敵者料敵人強弱虛實之形也上篇言圖國知已者也此篇言料敵知彼者也以篇內有料敵二字故取以名篇凡四章

武侯謂吳起曰今秦勝吾西楚帶吾南趙衝吾北齊臨吾東燕絕吾後韓據吾前六國之兵四守勢甚不便憂此奈何

魏武侯謂吳起曰今秦勝吾國之西秦嬴姓伯益之後有非子者善養馬周孝王封為附庸而邑之秦至襄公能逐犬戎平王始與周西都畿內八百里之地都咸陽秦大國而居其西故曰勝謂迫於西猶言

威勢之逼也。楚帶吾國之南，楚芊姓。熊澤之後，都於郢。在魏之南，如衣帶之相連接也。趙衝吾國之北，趙籍本晉大夫，與韓魏共分晉地，為諸侯都邯鄲。與魏最近，故曰衝。言為魏之衝要也。齊臨吾國之東，齊本姓姜。太公之後，後為田氏所篡，都臨淄。齊亦大國，故曰臨。言勢之大，如居上而臨下也。燕絕吾國之後，燕近姬姓，召公之裔，都於薊。絕吾後者，謂斷絕其後，退無所往也。韓據吾國之前，韓亦晉大夫。韓虔之後，都宜陽。據於前者，謂抗據於前，進無所之也。六國之兵，四面與吾相守，其勢甚有，不使者憂此。將為之奈何？魏都安邑。至惠王遷都大梁，宜陽即弘農也。韓故都亦

曰宜陽城在洛州福昌縣東。八之五。六之八。起對曰：夫安國家之道，先戒為寶。今君已戒，禍其遠矣。吳起對武侯曰：夫安定國家之道，先戒謹而預防之，為國之寶也。今君已能戒謹預防，禍患其遠矣。臣請論六國之俗：夫齊陳重而不堅，秦陳散而自闕，楚陳整而不久，燕陳守而不走，三晉陳治而不用。臣請先評論六國之風俗：夫齊國之陳重而不甚堅者，以其後輕也。秦國之陳入心散而欲自為戰者，以其不讓也。楚國之陳能守而不能走者，以其性慤而民力疲也。燕國之陳能守而不能走者，以其性慤而心慎也。三晉之陳能治而不能用者，以其無死志也。

卷之二

三晉兼韓趙而言與魏共為三晉也。夫齊性剛其國富君臣驕奢而簡於細民其政寬而祿不均一陣兩心前重後輕故重而不堅。

夫齊人心性剛忿如云吾姑剪此而朝食是其性之剛也其國富饒以其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也君巨驕傲奢侈而簡慢於細民其政令寬緩而俸祿不均卒一陣而兩其心言其心之不一也前軍重而後軍輕言其力之不齊也心不一力不齊故雖重而不堅固也。

擊此之道必三分之獵其左右脇而從之其陳可壞。擊此之道必三分吾軍獵齊人之左右以勢力脇而

從之其陣可得而壞矣。

秦性強其地險其政嚴其賞罰信其人不讓皆有鬪心故散而自戰。

秦人性強如所謂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氣是也左峭函右隴蜀地豈不險乎步步過六尺者有罰政豈不嚴乎立信於徒木立法於棄灰賞罰豈不信乎其以不相遜讓皆有爭鬪之心故陣散而各欲自為戰也。

擊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士貪於得而離其將乘乖獵散設伏投機其將可取。

擊此之道必先示以小利而引去之士既貪於所得

而離其將帥我則乘其乖錯獵其散亂設伏以待之發機以勝之其將可得而取矣

楚性弱其地廣其政騷其民疲故整而不久

楚人性弱以南方風氣柔弱故也其地廣其政騷擾其民疲困故陣雖整治而不能持久也

擊此之道襲亂其屯先奪其氣輕進速退弊而勞之勿與爭戰其軍可敗

擊此之道襲亂其兵屯先奪其三軍之氣使吾軍輕進而速退困弊而勞苦之勿與彼爭戰吾為二軍迭出而疲楚之意故其軍可得而敗也

燕性慤其民慎好勇義寡詐謀故守而不走

燕人之性慤實其民謹慎好愛勇義以荆軻事觀之可見寡少詐謀以騎劫事觀之可見故陣守而不走也

擊此之道觸而迫之陵而遠之馳而後之則上疑而下懼謹我車騎必避之路其將可虜

擊此之道或觸而迫之如春秋傳所謂左右角之是也或陵而遠之如所謂冷賤而勇者嘗之務於北無務於得是也或馳而後之謂掩之於後也如此則在上者疑惑在下者恐懼又當謹我車騎於敵人必避之路其將可得而虜矣

二晉者中國也其性和其政平其民疲於戰習於兵輕

其將薄其祿士無死志故治而不用

三晉地居中國其人性協其國政均卒其民疲困於戰鬪士習於兵而輕其將觀荀林父荀偃之事可知薄其祿以君之祿為薄無效死之志故陣治而不為用也韓趙皆晉地其事同故總以三晉言之擊此之道阻陳而壓之衆來則拒之去則追之以倦其師此其勢也

擊此之道阻其陣而壓之衆來則絕而拒之兵法則追而襲之以勞倦其師此擊韓趙二國之勢也夫韓趙魏三國如輔車唇齒之相依也豈可自相攻擊而引他人之勝已哉此吳子但略言其勢不言其虜將

敗軍之形也

然則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輕扛鼎足輕戎馬塞旗斬將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選而別之愛而貴之是謂軍命

然則一軍萬人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其力輕於扛鼎言力之多不以鼎為重也其足輕於戎馬言足之疾過於馬也塞旗斬將必有能者若此之人簡選而類別之親愛而貴重之是謂三軍之司命

其善用五兵材技勇力輕捷剽疾志在吞滅敵人必以決勝

加其爵祿之等列用之而進可以決勝五兵謂戈盾
戟夷矛酋矛也。戈平頭戟也。盾于也。載小枝向上者
也。夷矛長二丈四尺。酋矛長二丈皆鉤也。或改列爲
則然則尉繚書中爵列之等又何改乎。

厚其父母妻子勸賞畏罰此堅陣之士可與持久能審
料此可以擊倍武侯曰善

厚待其父母妻子勸之以重賞畏之以重罰此二等
皆堅陣之人可與之持久爲將者能審料此可以擊
人之倍武侯稱曰善。○愚按此章前段言料敵後段
言選士料敵者知彼也選士者知己也然必先選士
養己之勢力然後料敵有可乘之隙而取勝也。

右第一章

吳子曰凡料敵有不下而與之戰者八。一曰疾風大寒
早興寤遷剖冰濟水不憚艱難。

吳子言凡料敵之道有不必下問而可與之戰者凡
八事。一曰遭遇迅疾之風其時降冬太寒或未明而
便興起或既睡而復遷移剖凍水而濟冷水不畏憚
其士卒艱難勞苦者是其必有危難而不得已也彼
若如此破之必矣不待占卜而疾與之戰。

二曰盛夏炎熱晏興無間行驅饑渴務於取遠於一
次二曰盛夏之時天氣炎熱起之又晚無有暇隙之
處行走驅馳饑而又渴務取遠路而來其困憊可知

可與之戰也。

三曰師既淹久。糧食無有。百姓怨怒。妖祥數起。上不能止。

次三日師既淹延。日久糧食皆無所有。百姓怨而且怒。妖祥之事頻數而起。在上之人不能止息。此言糧空人怨之可戰也。

四曰軍資既竭。薪芻既寡。天多陰雨。欲掠無所。

次四日軍之資財既竭。盡炊爨之薪。既寡飼馬之芻。既少。天時又多陰雨。欲往獵取無有去所。此言饑窘之可戰也。

五曰徒衆不多。水地不利。人馬疾疫。四鄰不至。

次五日徒衆又不多。水地不便利。人馬皆生疾疫。四鄰之援救者不至。此言勢弱援寡之可戰也。

六曰道遠日暮。士衆勞懼。倦而未食。解甲而息。

次六日道路遙遠。日已昏暮。士衆勞苦畏懼。倦怠而未得飲食。解甲休息於路。此言疲勞之可戰也。

七曰將薄吏輕。士卒不固。三軍數驚。師徒無助。

次七日將不持重。吏又輕薄。士卒又不堅固。三軍之衆頻數驚擾。師徒又無助援。此言將無威嚴。兵無節制之可戰也。

八曰陳而未定。舍而未畢。行阪涉險。半隱半出。

次八日行陣未能安定。舍次未能完畢。行山阪涉險。

阻半隱於內半出於外此言行伍不整之可戰也。

諸如此者擊之勿疑諸舊本作敵

遇敵之軍勢有如此八者宜速擊之勿疑惑也。

有不占而避之者六占一作戰

有不占而避之者凡六事

一曰土地廣大人民富衆

其一曰土地廣大則財必盛人民富衆則兵必強

二曰上愛其下惠施流布

次二曰在上者親愛其下恩惠施與流行宣布於民

三曰賞信刑察發必得時

次三曰賞有功者務信刑有罪者務察察者明也發

動必得其時言不違時也

四曰陳功居列任賢使能

次四曰戰陣有功者居於班列之中所任者惟賢所

使者惟能

五曰師徒之衆兵甲之精

次五曰師徒衆多則力強兵甲精銳則利戰

六曰四鄰之助大國之援

次六曰有四鄰之相助得大國之應援

凡此不如敵人避之勿疑

凡此數者不如敵人當須避之無疑惑也

所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也

所謂見其可則進知其難則退也。○愚按此章之旨。吳子亦舉其大槩者言之。兵家之勢不常亦有變弱而為強轉禍而為福者。如太王避狄人之強而卒興周。勾踐收禍敗之餘而卒滅吳。符堅恃強大而亡隗囂。恃富盛而滅。要在臨時制宜。相機行事。不可執一也。

正右第二章

武侯問曰。吾欲觀敵之外以知其內。察其進以知其止。以定勝負。可得聞乎。

武侯問吳起曰。我欲觀敵之外以知其內之虛實。察其前進之勢以知其所止之形。以定彼我之勝負。

其道可得而聞乎。

起對曰。敵人之來。蕩蕩無慮。旌旗煩亂。人馬數顧。一可擊。十必使無措。

吳起對曰。敵人之來。蕩蕩然無他謀慮。蕩蕩輕忽之貌。旌旗煩擾紊亂。是將令不行也。人馬頻數顧望。是將心無主也。若敵之形見於外者如此。我即知其內無奇謀遠慮。吾可以一分之少。能擊彼十倍之多。必使之倉皇無措也。此言觀外知內之法。

諸侯未會。君臣未和。溝壘未成。禁令未施。三軍洶洶。欲前不能。欲去不敢。以半擊倍。百戰不殆。隣國諸侯。未嘗會合。君臣上下。未嘗和協。溝塹壁壘。

未得成就。法禁號令。未嘗施設。三軍之衆。洶洶然驚懼。而語欲前進。而不能欲後退。而不敢行。止無據。以吾一半之少。可以擊彼加倍之多。雖與彼百戰。而我
不危殆也。此言察進知止之法。

右第三章

武侯問敵必可擊之道。起對曰。用兵必須審敵虛實。而趨其危。

武侯問敵必可擊之道。吳起對曰。凡用兵之法。必須審察敵人之虛實。而趨彼危急之隙。乃可勝也。若不審虛實。猶恐彼實而示之虛。虛而示之實。反為所勝。其

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既食未設備。可擊。奔走可擊。勤勞可擊。未得地利。可擊。失時不從。可擊。涉長道後行未息。可擊。涉水半渡。可擊。險道狹路。可擊。旌旗亂動。可擊。陳數移動。可擊。將離士卒。可擊。心怖可擊。凡若此者。選銳衝之。分兵繼之。急擊勿疑。

因敵人遠來新至。行列部伍未定。則易亂。可擊。既食而不設備。禦之計。則未備。可擊。士卒奔走。則氣不屬。可擊。士卒勤勞。則力不全。可擊。不得地利之便者。則無據守。可擊。凡舉事動衆。必順其時。若失時者。則不順。可擊。涉長道後行未息。則前後不接。可擊。涉大水候其半渡。行列未定。則先後不齊。可擊。險道狹路。或

衝其中或掩其後則難以相救可擊旌旗亂動則無
節制可擊陣數移動人心不定也則氣奪可擊將離
士卒則上下相隔則令不一故可擊眾心恐怖則乖
張可擊凡若此等簡選精銳左右衝之分吾兵眾前
後繼之急速擊之勿致疑也若晉之薄宋師晉臣之
先犯陳蔡石勤之速戰姬澹能審虛實而趨其危矣

右第四章 料敵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治兵第三

治兵者整治士卒而不使之亂也兵治則勝不
治則自敗矣况能與入戰乎以篇內皆論治兵
之道故以名篇凡八章

武侯問曰用兵之道何先起對曰先明四輕二重一信
曰何謂也

武侯問吳起曰用兵之道以何者為先吳起對曰先
明四輕一重一信武侯又問曰何謂也

對曰使地輕馬輕車輕人輕戰

吳起對曰使地輕使於馬馬輕使於車車輕使於人
人輕使於戰車革車也此是四輕下復申其輕之之

明知險易則地輕馬芻秣以時則馬輕車膏錮有餘則車輕入鋒銳甲堅則人輕戰

明知地之險易則利於馳逐故地輕便於馬也喂餉芻秣不失其時則力有餘故馬輕便於車也脂膏車上之錮鐵常不缺少則軸滑澤故車輕便於人也兵刃鋒銳鎧甲堅固則無所失故人輕便於戰也

進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審能達此勝之主也前進則有重賞後退則有重刑二者行之皆必以信為將者能審察曉達此理乃制勝之主也重賞重刑是二重行之以信是一信能曉四輕二重一信乃是

取勝之主將也

右第一章

武侯問曰兵何以為勝起對曰以治為勝又問曰不在衆乎

武侯問吳起曰兵以何道為勝吳起對曰以整治為勝武侯又問曰不在人之衆多乎

起對曰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

吳起對曰若法度號令不明賞功罰罪不信擊金而不能止鳴鼓而不能進雖有百萬之多何益於我之用哉

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却
有節左右應麾雖絕成陳雖散成行與之安與之危其
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
當名曰父子之兵

此言大將素以恩威刑賞禮節法度治理其士卒所
謂兵得其治者平居則上下有禮動作則奮發有威
進之而前使敵不能當其勇退之而返使敵不敢追
其後或前進或後却皆有節制或左或右皆應麾指
而離斷絕而成陣雖散亂而成行可與之同處於安可
與之同處於危其衆可合而爲一不可離而爲一可
用之以戰而不可疲其力一說與之安四句言大將

或處安穩之地以應敵或處危險之地以應戰則其
衆皆肯合而不肯離皆肯應用而不肯倦怠也治兵
苟能如此則投之所往之地天下莫能當之名曰父
子之兵蓋父子之兵上下一心者也非結之以恩信
施之以仁義其能然乎孫子曰道者令民與上同意
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卽此義耳

右第二章

吳子曰凡行軍之道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適無
絕人馬之力此三者所以任其上令任其上令則治之
所由生也

吳子言凡爲將行軍之道無犯亂其前後進止之節

制使人知所守無失其平日飲食之適宜使人知所
養無竭絕其人馬佚飽之力使能壯而佚能此三者
則士卒皆所以任服在上之使令也任服在上之使
令則治勝之道所自而生也

若進止不度飲食不適馬疲人倦而不解舍所以不在
其上令上令既廢以居則亂以戰則敗

若一進一止不合節度一飲一食不適其宜馬疲勞
人倦怠而不知解鞍合止休息之是所以不在其上
令在上之令既已廢弛以之居守則亂以之進戰則
敗

右第三章

吳子曰凡兵戰之場止屍之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其
善將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燒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謀勇
者不及怒受敵可也

吳子言凡兩兵交戰之場乃止屍之地也戰危事兵
死地不可不謹也若有必死之志則得生若有幸生
其之心則必死其善為將者如坐於漏船之中伏於燒
屋之下示以必死使敵之智者不及為我之謀敵之
勇者不及為我之怒吾能受敵可也如破釜沉舟者
皆能致勝示以必死而後生也

故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生於狐疑
故曰用兵之患害猶豫不決最為害之大者三軍之

災難生於心之狐疑而不果斷猶雖也。叩鼻長尾性多疑。聞有聲則豫登水。上下不一故謂不決曰猶豫。狐多疑。河冰始合必貼耳先聽無水聲而後過故以多疑為狐疑。

右第四章

吳子曰。夫人常死其所不能敗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為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三軍。吳子言。凡人常死其所不能者。能則不死。敗其坐作進退之所不便者。便則不敗。若能戰陣豈可

致之死。若便於坐作進退。豈可使之敗。故用兵之法。教訓戒勅最為先務。使一人學戰則可教成十人。十人學戰則可教成百人。百人學戰則可教成千人。千人學戰則可教成萬人。萬人學戰則可教成三軍。三軍者三萬七千五百人也。

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

以我之近待彼之遠。來者以我之佚待彼之勞。倦者以我之飽待彼之饑。餓者此孫子軍爭篇治力之法也。或曰。吳子論學戰言以近而待其遠。以佚而待其勞。以飽而待其饑。欲其三軍同心一力也。然必先能齊已之力而後治彼之力耳。

圓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後之分而合之結而解之每變皆習乃授其兵是謂將事。圓而方之者謂隨陣變化成形也。如十二將兵有方陣有圓陣或方而變為圓或圓而變為方隨將所指也。坐而起之者謂一坐一起如司馬法立進騎坐進跪是也。行而止之者謂行又當止而齊之也。如六十步十步乃止齊焉是也。左而右之者謂麾之左則左麾之右則右也。前而後之者謂或進之前或退之後如前却而節是也。分而合之者謂分而能合也。結而解之者謂合而能分也。太公曰分不分為糜軍聚不聚為孤旅兵不能分合解結何益於用哉。使吾軍每變

皆習熟之乃授其兵器是謂大將之事

右第五章

吳子曰教戰之令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廝養智者為謀主。

吳子言教戰之令當隨其材而用之。身短者持矛戟以刺矛夷矛酋矛也。矛戟長兵故使身短者執之。身長者執弓弩以射弓弩及遠故使身長者執之。強梁者持旌旗以指麾旌旗搖蕩非強者不能持。勇力者持金鼓以進止金鼓體重非勇者不能持。力弱不能戰故使給廝養之役。有智者能料敵故使為計謀之主。刈草為防者曰廝炊烹者為養牧馬取薪之人。

為之廝養。

鄉里相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習陣。三鼓趨食。四鼓嚴辦。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

使同鄉同里者相親比。同什同伍者相保護。萬二千五百家為一鄉。二十五家為一里。十人為一什。五人為一伍。皆古法也。一擊鼓使整兵器。二擊鼓使習陣法。三擊鼓催促飲食。四擊鼓嚴謹裝束。五擊鼓使就行列。聞鼓聲既合。然後舉旗而施令。

右第六章

武侯問曰。三軍進止。豈有道乎。起對曰。無當天竈。無當龍頭。天竈者。大谷之口。龍頭者。大山之端。

武侯問。吳起曰。三軍一進一止。豈亦有道乎。吳起對曰。三軍進止。無當天竈。天竈者。大谷之口。當大谷之口而營。一則恐為敵所衝。二則恐為水所沒。無當龍頭。龍頭者。大山之端。當大山之端而營。一則恐為敵所圍。二則恐水草不便。太公曰。處山之高。則為敵所稊。處山之下。則為敵所囚。是也。

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招搖在上。從事於下。此星旗之名也。左青龍者。所謂蛟龍曰旂也。右白虎者。所謂熊虎曰旗也。前朱雀者。所謂鳥隼曰旟也。後玄武者。所謂龜蛇曰旐也。招搖。星名。在北斗傍。梗河上。此中軍之旗也。故曰從事於下。

將戰之時。審候風所從來。風順致呼而從之。風逆堅陣以待之。

將欲戰鬪之時。必要審察候伺風所從來之處。若風順則致吾士卒使大呼而從之。若風逆則堅守吾陣以待之。

右第七章

武侯問曰。凡畜卒騎。豈有方乎。起對曰。夫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饑飽。冬則溫廐。夏則涼廐。刻剔毛鬣。謹落四下。戢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馳逐。閑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

卒騎。一本作率騎。昔誤也。舊本作車騎。為是下文車

騎之具。乃一證也。武侯問。吳起曰。凡畜養駕車之騎。豈亦有方乎。起對曰。夫馬必要安其居處之所。適其水草之宜。節量饑飽之候。冬則溫廐舍。不使之寒也。夏則涼廐廊。不使之熱也。刻剔毛鬣。使之踈通。馬蹄易生妬肉。必謹慎剔落。使之輕便。四下四蹄也。戢其耳目之視聽。無令驚逸。駭躍。習其馳逐。閑其進止。使之熟也。人與馬相親愛。然後可用。乏戰矣。

車騎之具。鞍勒術轡。必令堅完。凡馬不傷於末。必傷於始。不傷於饑。必傷於飽。日暮道遠。必敷上下。寧勞於人。慎勿勞馬。常令有餘。備敵覆我。能明此者。橫行天下。車騎合用之具。鞍勒術轡。必令堅完。防損失也。凡馬

不傷於未。必傷於初時。不傷於饑。必傷於飽時。所以
初乘馬者。必緩馳之。遇日暮道遠。必頻數上下。節其
力也。寧可勞於人。慎勿勞於馬。常令其力有餘。防備
車敵。人掩覆而用以戰。是愛馬正以愛人也。馬輕車人
輕戰。能明此理。亦可橫行於天下。

右第八章

治兵終

此章論及戰時之馬力與戰術之要。其意謂戰時馬力不可
竭。當視日暮道遠而頻數上下。以節其力。此即所謂
愛馬也。又謂戰時應以愛馬為正。以愛人為副。此即所謂
愛人愛馬也。此章之要。在於戰時之馬力與戰術之要。

論將第四

論將者。評論為將之道也。篇內兼論敵將之能
否。而為取勝之道。以其有論將二字。故以名篇。

凡五章

吳子曰。夫總文武者。軍之將也。兼剛柔者。兵之事也。

吳子言。夫總文與武者。三軍之將也。文以附眾。武以
威敵。缺一不可。不可上知天時。下知地利。中知人事。謹君
臣之禮。飾上下之儀。順俗教民。緩士以道理。之以義。
動之以禮。撫之以仁。文也。受命忘親。臨陣忘身。進死
為榮。退生為辱。信賞罰。廣智謀。明法令。威震天下。武
也。斯二者。合而有之。乃可以為三軍之將也。兼剛與

柔者用兵之事太剛則折太柔則廢故剛而能柔則不暴而有節制柔而能剛則不廢而有變通剛柔兼濟斯可以在任兵之事也三略曰能柔能剛其國彌光二者亦不可缺也

凡人論將常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耳夫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也

凡人論將恒於勇上觀之勇之於將乃數分中之一分耳夫徒勇者必輕與人合戰輕於合戰而不知我之所利未可取勝

故將之所慎者五一日理二日備三日果四日戒五日約

故將之所當謹慎者有五事謂理備果戒約也此因勇者輕合故教之以五慎先舉其目下文乃詳言之理者治眾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

理者治眾多之兵如治寡少之兵言得其治兵之理也如李靖以九九數稽軍實百萬之眾毫無混淆是得理之類也備者一出轅門如見敵之在前言其預備之謹也如屈瑕伐羅伯比告楚子曰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當威之以政刑是期備之類也果者臨敵有必死之志無懷生之心言果敢於戰也如韓弘欲與賊戰遺李懷光以美女其辭曰誓以身許

國不與賊同戴日月是不懷生之類也。戒者已勝敵如初交戰之時言戒之至如防敵之乘驕也。約者法令減省而不煩苛言刑令寬簡如刀斗之不設也。受命而不辭家敵破而後言返將之禮也。

言受命即行不辭於家敵人破滅然後言返此為將之禮也。

故師出之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

州故師放出行之日將有進而死義之榮無退而幸生之辱。

右第一章

吳子曰凡兵有四機。一曰氣機。二曰地機。三曰事機。四

曰力機。

吳子言凡行兵有四機。機弩牙也。言發動之機如弩牙也。四機氣地事力也。

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是謂氣機。

三軍之衆士百萬之師旅張設輕重之勢在於爲將之一人耳。此爲氣機言百萬士衆之氣在將帥一人

之氣故將勇則兵強將怯則兵弱氣使然也。

路狹道險各山木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是謂地機。路狹道險如軍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各山木塞如

蜀之劍閣秦之潼關十夫守之千夫不過此謂地機也。

善行間諜。輕兵往來。分散其衆。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
怨。是謂事機。

善行間諜以離之。輕兵往來以疑之。分散其衆使力
不齊。君臣相怨。上下相咎。使心不一。此謂事機也。

車堅管轄。舟利櫓楫。士習戰陣。馬閑馳逐。是謂力機。知
此四者。乃可爲將。

車堅管轄。備陸戰也。舟利櫓楫。修水戰也。人習戰陣。
教練之有素。馬閑馳逐。控御之有法。此謂力機也。知

此四機。乃可爲三軍之將。○按此四機。惟氣機爲上。

夫大將提師。氣爲主。必忠誠足以動天地。慷慨足
以鼓三軍。使山谿失其險。智巧不能間。堅甲利器無

所用其力。而氣機之所握爲最神也。故魏延之詞。雄

而漢中以守。如一人頽靡。雖有劔閣之守。離楚之謀。

鐵籠之固。奚用哉。此四者之機。不可不燭也。

然其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衆。怖敵決疑。施令而下
不敢犯。所在而寇不敢敵。得之國強。去之國亡。是謂良

將。

威嚴畏也。德恩信也。仁慈愛也。勇果敢也。四者必足

以率下安衆。怖敵決疑。率下安衆。德也。仁也。怖敵決

疑。嚴也。勇也。施令而下不敢犯。又專言嚴也。所在而

寇不敢敵。又專言勇也。得而任之。則國強。失而去之。

則國亡。如樂毅歸燕。而昭主盛強。奔趙而騎劫敗死。

此謂之良將也。

右第二章

吳子曰夫鞀鼓金鐸所以威耳旌旗麾幟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於聲不可不清目威於色不可不明心威於刑不可不嚴

吳子言夫鞀鼓金鐸之聲所以威三軍之耳也旌旗麾幟之色所以威三軍之目也禁令刑罰之施所以威三軍之心也耳威於聲故聲不可不清也目威於色故色不可不明也心威於刑故刑不可不嚴也

三者不立雖有其國必敗於敵故曰將之所麾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

此金鼓旗幟刑令三者不立雖有其國必然取敗於敵故曰將之所麾莫敢不從而移易之將之所指莫敢不進而死戰之益由此三者清明嚴也

右第三章

吳子曰凡戰之要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才因其形而用其權則不勞而功舉

吳子言凡戰之要必先占知敵將姓名而審察其才之能否然後因其虛實之形而用其權變之法則我不勞力而功自舉矣

其將愚而信人可詐而誘

其將愚昧而輕於信人者可以詐謀而引誘之如隋

侯不悟楚之毀車聽少師而速戰致敗是也。

貪而忽名可貨而賂。

性好貪財而輕忽名位者可以貨物賂之如太宗使

入陰賫金珠啗竇建德諸將獨凌敬進策皆曰凌敬

書生豈可與言戰建德謝敬唐因滅也。

輕變無謀可勞而困。

輕於變動又無深謀遠計可勞擾而疲困之如袁術

得璽稱帝輕變寡謀憤亡於江亭是也。

上富而驕下貧而怨可離而間。

在上者富而志驕在下者貧而生怨可使人離而間

之如項羽之疎於防間是也。

進退多疑其衆無依可震而走。

欲進不能欲退不敢多懷疑惑其衆又無所依特可

驚而走也如桓玄之持疑取敗是也。

士輕其將而有歸志塞易開險可邀而取。

士衆輕易其將而有思歸之志塞其易地開其險路

因可邀而取之也此上皆言占將察才以取勝也。

進道易退道難可來而前。

進道平易退道艱難可使之來而前進以擊彼不令

其并力死闘也如張永德至壽春討劉仁以計誘之

使出以疲引之使入走三十里夾攻齊擊仁僅以身

免是也。

進道險退道易可薄而擊

進道艱險退道平易可追近而擊之令其闘心不固也如江夏王之邀谷渾躡其後擊敗之是也

居軍下濕水無所通霖雨數至可灌而沉

處軍卑下潤濕之地水無所流通之處又有霖雨頻數而至因可灌而沉之也如于禁屯營低下去白河

不遠秋水泛漲雲長決水攻之擒禁是也

居軍荒澤草楚幽穢風飈數至可焚而滅

處軍荒澤之中草茅荆棘幽深穢弱又有疾風頻數

而至因可焚而滅之也如潘美之城下縱火是也

停以不移將士懈怠其軍不備可潛而襲

停滯日久不能移動將士懈怠無警戒之心其軍卒亦無備虞之計故可以潛往而襲之此上皆言因形

以取勝也

右第四章

武侯問曰兩軍相望不知其將我欲相之其術如何

武侯問吳起曰兩軍對壘相望不知敵將之能否我

欲令人相視之其術將如何也

起對曰令賤而勇者將輕銳以嘗之務於北無務於得

觀敵之來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追北作為不及其見

利作為不知如此將者名為智將勿與戰也

吳起對曰使令賤而有勇者將輕銳之兵以嘗試之

務於奔北無務於貪得觀敵人之來士卒一坐一起皆
皆有節其軍政又整治而不亂其追北佯爲之不及其
其見利佯爲之不知如此之將名爲有智之將勿與
若其衆謹譁旌旗煩亂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縱或橫
其追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此爲愚將雖衆可獲謹令
若其士衆謹譁喧闐旌旗煩擾紊亂其卒自行自止
不從號令其兵或縱或橫不聽約束其追北如恐不
及其見利如恐不得此爲愚昧之將雖衆而可擒獲
也

論將終

應變第五

應變者臨時應變也行兵但知守常而不知與
時遷移應物變化之道倉卒之際安能取勝此
士平吳子所以歷歷言之也故以應變名篇凡十章
武侯問曰車堅馬良將勇兵強卒遇敵人亂而失行則
如之何

武侯問吳起曰吾車既堅吾馬又良將士勇敢兵衆
強盛卒然遭遇敵人則驚而失其行列將如之奈何
吳起對曰凡戰之法晝以旌旗幡麾爲節夜以金鼓笳
笛爲節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鼓之則進金之則止一吹
而行再吹而聚不從令者誅三軍服威士卒用命則戰

無強敵攻為堅陳矣。

吳起對曰凡戰之法度號令貴在教養之有素也若令不素行以教其士卒及至卒遇敵人亂失行列之際雖有智者亦莫如之何也故白晝則以旌旗旛麾為之節遇夜則以金鼓笳笛為之節麾之左則左麾之右則右鼓之而進則進金之而止則止一吹則前行再吹則合聚不從吾令者則誅之二軍既服其威士卒皆能用命以之戰則無強敵以之攻則無堅陣矣豈有亂失行列之患哉

右第一章

武侯問曰若敵眾我寡為之奈何

武侯問吳起曰若敵兵眾我兵少為之奈何

起對曰避之於易邀之於阨故曰以一擊十莫善於阨以千擊百莫善於險以千擊萬莫善於阻

吳起對曰避之於平易之地邀之於險阨之處故曰以一人而擊十人莫善於地之阨阨道路狹隘也以十人而擊百人莫善於地之險險山阪峻絕也以千人而擊萬人莫善於地之阻阻坑坎高下也

今有少卒卒起擊金鳴鼓於阨路雖有眾莫不驚動故曰用眾者務易用少者務隘少一作寡

今有寡少之兵卒然而起擊金鳴鼓於狹隘之路雖有眾莫不驚擾搔動故曰用眾者務平易用少者

務險隘譬此以証用少務隘之驗也

右第二章

武侯問曰有師甚眾既武且勇昔大阻險右山左水深溝高壘守以強弩退如山移進如風雨糧食又多難與長守則如之何

武侯問吳起曰敵有師甚眾既武且勇言士卒練習而勢力之強也背倚高大之勢前阻險絕之地右依川陵左近水澤信得地之利也深溝高壘守以強弩言備禦固也退如山移進如風雨言有節制也糧食又多言無餘疲也我之勢力難與長守則將如之何起對曰大哉問乎此非車騎之力聖人之謀也

吳起對曰大哉君之問乎彼師既如此之強此非但用車騎之力所能勝也則在聖智之人用計謀以勝也
能備千乘萬騎兼之徒步分爲五軍各軍一衢夫五軍五衢敵人必惑莫知所加

國家能備車千乘騎萬匹兼之以徒步其法共一十萬眾也可分爲五軍令一軍當一衢衢路也夫五軍分爲五衢敵人必疑惑莫知我軍加彼之處必不能堅守矣據孫臏之法宜務專而不可分若五軍五衢我分於勢而敵得以千攻一戒遇天敵者勿以形兵爲其所分可矣然郭子儀迫於李歸仁使王昇等伏

兵連橋五衢合擊大破之此又深得五軍五衢之術者。是法不可泥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敵若堅守以固其兵急行間諜以觀其慮彼聽吾說解之而去不聽吾說斬使焚書敵若堅守壁壘以固其兵吾當急行間諜以觀其謀慮彼若聽我使之說解釋而去則已不聽信吾說斬吾之使焚吾之書分爲五戰戰勝勿追不勝疾走如是佯北安行疾闘一結其前一絕其後兩軍銜救或左或右而襲其處五軍交至必有其利此擊強之道也。然後五軍分爲五戰戰若勝則勿追恐有伏也若不

勝當疾走避其強也如是敵人佯爲敗北我當安行疾闘不可忽也或曰我當佯北以誘之亦通使一軍結其前一軍絕其後又使兩軍銜救而進或於左或於右而襲其不足之處若五軍交至而至必有其利此乃擊強之道也。

右第三章

武侯問曰敵近而薄我欲去無路我衆甚懼爲之奈何。武侯問吳起曰敵近而迫我欲捨去而無還返之路我之兵衆又甚恐懼則爲之奈何。起對曰爲此之術若我衆彼寡分而乘之彼衆我寡以方從之從之無息雖衆可服。

吳起對曰。爲此之術。若我軍衆。彼軍少。吾分兵更迭而乘之。若彼軍衆。我軍少。當以方法從之。若能從之。而無怠。彼雖衆。亦可服矣。舊本息作怠。註曰。輕我而不以我爲怠。乘其懈怠而擊之。

右第四章 武侯問曰。若遇敵於谿谷之間。傍多險阻。彼衆我寡。爲之奈何。

武侯問曰。若遇敵人於深山谿谷之間。傍多有險阻之處。彼軍衆。我軍少。將爲之奈何。

起對曰。遇諸丘陵林谷。深山大澤。疾行亟去。勿得從容。若高山深谷。卒然相遇。必先鼓譟而乘之。進弓與弩。且

射且虜。審察其治亂。則擊之。勿疑。

吳起對曰。遇諸丘陵林谷。深山大澤。險阻之地。當疾行亟去。勿得從容。恐爲敵襲之也。若高山深谷。卒然

與敵相遇。必先鼓譟而乘之。春秋傳曰。寧我薄人。勿人薄我。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此云必鼓譟從之。

者薄之也。進弓與弩。且射且虜。者乘人之不及也。然後審察其治亂之勢。若亂則擊之。勿疑。若治則又當設奇以亂之也。

右第五章 武侯問曰。左右高山。地甚狹迫。卒遇敵人。擊之不敢去。之不得。爲之奈何。

武侯問曰。左右高山。地甚狹迫。卒遇敵人。擊之不敢去。之不得。爲之奈何。

武侯問曰左右皆有高山地勢又甚狹迫卒與敵人相遇欲擊之不敢前進欲去之不得後退將為之奈何。

起對曰此謂谷戰雖眾不用募吾材士與敵相當輕足利兵以為前行分車列騎隱於四旁相去數里無見其兵敵必堅陳進退不敢於是出旌列旆行出山外營之敵人必懼車騎挑之勿令得休此谷戰之法也。

吳起對曰此謂谷戰雖兵眾而無所用召募吾材勇之士與敵人相當輕足善走者持鋒利之兵為前行分吾之車列吾之騎隱伏於四旁使相去數里無顯露其兵敵人必堅陣固守進退皆不敢矣如是令吾

軍出旌列旆行出山外營之敵人必有恐懼之心繼以車騎兩旁挑之勿令彼得休息此乃谷戰之法也。

右第六章

武侯問曰吾與敵相遇大水之澤傾輪沒轅水薄車騎舟楫不設進退不得為之奈何。

武侯問吳起曰吾與敵人卒然相遇大水之澤傾覆車輪沉沒車轅水迫車騎舟楫不曾設備進退皆不可得將為之奈何。

起對曰此謂水戰無用車騎且畜其傍登高四望必得水情知其廣狹盡其淺深乃可為奇以勝之敵若絕水半渡而薄之。

半吳起對曰此謂水戰車騎皆無所用且留之於傍必
不須阻水為險與敵相持令人登高阜四望必得水之
情狀知其水之廣狹盡其水之淺深乃可為奇以取
勝敵若過水令其半渡而追之

右第七章 連水與車騎不相宜
武侯問曰天久連雨馬陷車止四面受敵三軍驚駭為
之奈何

武侯問吳起曰天久連雨馬陷車止四面受敵三軍驚駭為
之奈何

起對曰凡用車者陰濕則停陽燥則起貴高賤下馳其
進若止必從其道敵人若起必逐其迹

吳起對曰凡用車戰者天道陰濕則停止陽燥則興
起貴隆高之地賤卑下之處馳騁其強車若進若止
必由其道敵人若起必追逐其迹庶無失也

右第八章

武侯問曰暴寇卒來掠吾田野取吾牛馬則如之何
武侯問吳起曰強暴之寇卒然而來剽掠吾田野攘
取吾牛馬則如之何

起對曰暴寇之來必慮其強善守勿應彼將暮去其裝
必重其心必恐還退務速必有不屬追而擊之其兵可
覆

吳起對曰暴寇初來必慮其勢力之強善守吾壘勿

輕出應之。彼將暮晚而去。其所負載之物必重。其心必恐懼。還歸退去。務在急速。必有不相連屬者。若追而擊之。其兵可覆矣。此吳子擊暴之法。如馬援因諸羌數萬屯聚寇掠。輜重盈幕。乃潛行間道襲擊之。羌驚散往北山。援復縱火焚之。罄盡獲牛馬萬餘。又李拒因各酋至榮陽劫掠。令遍散牛馬。賊至爭取而歸。半路伏發。殲其巨魁。不敢復犯。矧後衰世之禦虜。牛羊子女任其驅掠。蠕息鼠伏。托言善守。尾送駢奔。假詞追捷請功。彼方飽愆以去。部落嬉怡。何速何恐。而又何可覆也。

右第九章

吳子曰。凡攻敵圍城之道。城邑既破。各入其宮。御其祿。秩收其器物。軍之所至。無刊其木。發其屋。取其粟。殺其六畜。燔其積聚。示民無殘心。其有請降許而安之。

吳子言。凡攻敵圍城之道。若城邑既破。其有祿秩之人。必御而用之。收其器物之可用者。軍之所至。無刊其樹木。無發其房屋。無取民所食之粟。無殺民之六畜。六畜者。馬牛犬豕羊雞也。無燔燒官府之積聚。示民無殘虐之心。其民有來請降者。即聽許而安撫之。如漢高入關。籍吏民。封府庫。秋毫無犯。此吳起蓋言王者之師。馭變而不失其常。是以終之應變也。

右第十章 應變

武侯曰致之柰何對曰君舉有功而進饗之無功而勵

武侯問曰使人樂聞樂戰樂死將如何致之起對曰君舉前日有功者進於廟庭燕饗之無功者自知激勵也

於是武侯設坐廟庭為三行饗士大夫上功坐前行簡席兼重器上中功坐中行簡席器差減無功坐後行簡席無重器饗畢而出又頒賜有功者父母妻子於廟門外亦以功為差有死事之家歲遣使者勞賜其父母著不忘於心

於是武侯陳設坐席於廟庭之上分為三行以饗士

大夫功之上者坐於前行簡席兼重器性用上牢功之次者坐於中行簡席器比前行少減無功者坐於後行但有簡席而無重器燕饗畢而出又頒賜有功者父母妻子於廟庭之外亦以功為差等無功者不與也有死於王事者之家每歲遣使者以勞賜其父母著不忘於心

行之三年秦人興師臨於西河魏士聞之不待吏令介胃而奮擊之者以萬數武侯召吳起而謂曰子前日之教行矣

行饗士之禮至三年之久遇秦人興師臨於西河境上魏士聞之不待將吏之令被甲冑而奮擊者以萬

數。武侯召吳起而謂曰。予前者之教令行矣。

起對曰。臣聞人有短長。氣有盛衰。君試發無功者五萬

人。臣請率以當之。脫其不勝。取笑於諸侯。失權於天下

矣。

吳起對曰。臣聞人有短長。氣有盛衰。君試發無功者

五萬人。臣請率以當秦兵。脫有不勝。則取笑於隣國。

諸侯。失權於天下。衆人矣。起恐人不能致死而取敗

也。

今使一死賊伏於曠野。千人追之。莫不梟視狼顧。何者

恐其暴起而害已也。是以一人投命。足懼千夫。

今使一必死之賊伏於曠野之地。千人共往追之。莫

不梟視狼顧。有畏懼之心。此何謂恐死賊暴起而害

已也。是以一人能投命。足可懼千夫。起欲人人致死

而戰。言此爲喻也。梟惡鳥。晝日不見物。故數視狼惡

獸。怯於行走。故數顧。

今臣以五萬之衆而爲一死賊。率以討之。固難敵矣。於

是武侯從之。兼車五百乘。騎三千匹。而破秦五十萬衆。

此勵士之功也。

今臣用五萬之衆。而共爲一死賊。率以討之。同心併

力。固難敵矣。於是武侯從吳起之言。兼以兵車五百

乘。騎三千匹。而破秦兵五十萬衆。此乃勵士之功也。

先戰一日。吳起令三軍曰。諸吏士當從受敵。車騎與徒

若車不得車騎不得騎徒不得徒雖破軍皆無功故戰之日其令不煩而威震天下先戰前一日吳起乃煩令三軍曰諸將吏士卒當從吾令必受敵而無敗車騎與徒若用車戰者不獲敵人之車用騎戰者不獲敵人之騎用徒戰者不獲敵人之徒雖破秦兵皆如無功故交戰之日其號令不煩擾而威震天下

右第一章 勵士

此章論兵之要也夫兵者國之大事也故古之聖王必先慎乎兵也此章論兵之要也夫兵者國之大事也故古之聖王必先慎乎兵也

司馬法直解卷之五

太原劉寅輯著

江陵張居正增訂

錢塘翁鴻業重較

按司馬法者周大司馬之法也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乃六卿之列入則佐天子以治國出則總戎兵以定亂故此書仁本篇首言仁義禮智信次言九伐之法天子之義篇首言法天地觀先聖教民體俗次言賞善罰惡之法定爵篇首言教詔之法次言戰攻之法嚴位篇專言治兵之法用衆篇專言應敵之法有太公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之義此王者仁義之兵也

周武既平殷亂封太公於齊後子伋為齊侯故其法傳於齊桓公之世管仲用之變而為節制之兵遂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景公之世田穰苴用之又變而為權詐之兵遂能卻燕晉之師景公以穰苴有功封司馬之官後世子孫號為司馬氏至齊威王追論古司馬法方成此書又遠述穰苴所學遂有司馬穰苴書數十篇今世所傳兵家者流是也書中分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種非此司馬法也是書言辭古簡而義深中間又有缺文誤字儒家多不經意學者由是不得其說今姑為之直解以訓將家子弟其不可曉者悉皆闕疑以俟知者焉

大司馬 黃世泰

仁本第一

仁本者以仁為根本也古者與師但討不義非好大喜功故取名篇

古者以仁為本以義治之之謂正

古之治國治軍者皆以仁為根本仁者本心之全德其用則主於愛愛莫先於仁民愛物能仁民愛物其於治國治軍也不難矣此古者必以仁為根本也義者心之制其用則主於斷斷莫先於因事之宜而治之故治國治軍者必以義治之謂得其正爾仁義專言之則各有體有用對言之則仁為體而義為用也
○一說義治如與兵問罪欲其自新不遂滅廢其國

也
正不獲意則權權出於戰不出於中人是故殺入安入
殺之可也

以正治之或不能得其意則用權變之道以濟之權
變之道出於戰陳不出於中人中人者中品之人未
可與權者也蓋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乃湯
武仁義之兵而濟之以權者也或曰中人即建中用
中之人與戰用權之道異也以下言用權之事是故
殺入以安天下之人殺之可也如武王誅紂伐奄唐
太宗執高德儒數之曰汝指野鳥為鸞以欺人主求
高官吾與義兵正為誅佞人耳其餘不戮一人自古

誅其君而弔其民皆是殺入以安入者也書所謂辟
以止辟之義

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

攻入之國而愛惜其民攻之可也如武王伐商大賚
其民是也

以戰止戰雖戰可也

以戰而止息天下之戰雖與之戰可也如武王以革
車三百輛虎賁三千人與紂一戰而天下定是也

故仁見親義見說智見恃勇見方信見信

故有仁者人見而親之有義者人見而說之有智者
人見而倚恃之有勇者人見而歸向之有信者人見

而信服之。一云方。卽書經方行天下之方。內得愛焉。所以守也。

國內之民得我之恩愛。所以能守。如趙襄子尹鐸守

晉陽。智伯以水灌之。城不沒者三板。沉寵產。民無

叛意。皆尹鐸之愛。有以結其心耳。

外得威焉。所以戰也。

閫外之兵。畏我之威嚴。所以能戰。是國家法令素行

也。書曰。威克厥愛。允濟軍旅。是矣。

戰道不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

戰陣之道。不違農作之時。不經歷疫癘之民。所以親

愛吾民也。不歷。謂不歷強之也。

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其民也。

不加兵於人。有喪之時。不因兵於人。有凶災之際。所

以愛夫敵國之民也。如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是也。

吳王闔閭。乘允常死而伐越。是加人之喪者也。糜人

乘楚大饑。令百濮伐之。是因人之凶者也。

久夏不興師。所以兼愛其民也。

隆冬盛夏。太寒太暑之月。不興師以伐人。所以兼愛

彼我之民也。若漢高。冒雪征匈奴。士多墮指。馬接冒

暑征陵蠻。士多疫死者是也。以上申言以仁為本之

意。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故國雖天好戰必至於亡。如有扈氏之君。恃衆好勇。以喪其社稷是也。天下雖安。忘戰必至於危。如承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家是也。

天下既平。天子大愷。

天子大愷而歸。愷。軍樂也。春秋左傳。振旅。愷以入於晉。是愷為軍樂也。明矣。後章得意以愷歌。示喜者是也。

春蒐秋獮。

春獵曰蒐。秋獵曰獮。蒐者搜也。搜其無孕者取之。獮者殺也。順秋陰之氣而殺之。言天子雖當平定大愷。猶必於農隙以講武事也。

諸侯春振旅。秋治兵。

諸侯春月則振旅。秋月則治兵。振。止也。又整也。旅。衆也。言戰罷而止其衆以入。亦講武也。

所以不忘戰也。

天子春蒐。秋獮。諸侯振旅。治兵。皆所以不忘戰也。以上申言以義治之之意。

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

奔。敗北也。謂追人敗北之兵。不過一百步。縱綏。春秋左傳註。作從。謂從其去。柳子厚文。引七十而從。心亦作縱。心。是縱從古通用也。綏者。御轡之索。乃六轡之總也。古者以軍退為綏。謂從人退還之軍。不過三舍。

是九十里也。春秋左傳。晉趙盾命三軍皆出與秦戰。交綏。註曰。軍退爲綏。謂秦晉皆有備。各防其失。不戰而兩退。故曰交綏。蓋兩家車馬將士嚴整。各執轡當陣。有必戰之勢。所以各防其失。而交退。是以綏爲不戰而退軍之名也。後篇又曰。從奔不息。蓋逐奔從奔。縱綏三者意相似。一云縱綏。謂縱放其綏。以追踦敵兵也。

是以明其禮也。

辭讓之心。禮之端也。蓋良心發見而不可掩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非惟恐傷我之兵。又矜彼之敗。不忍窮兵逐之。是又讓之大者。乃所以明吾禮

讓也。惟仁義之兵如此。若後世乘人之敗。有不解甲三日而追之者。非明禮之道也。

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

不窮追其不能而哀憐。被傷及患病之人。若秦晉戰。秦人將潛師而道。趙盾欲薄之於河。趙穿晉甲當軍門而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趙盾聞之。遂不薄秦兵。卽此意也。

是以明其仁也。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是良心善端之發見者。乃所以明吾之仁愛也。

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

敵兵已成行列然後鼓之而進不乘人之不及不掩人之不備此所以明吾之信也信者以實之謂不以詐掩人也若宋襄公之不鼓不成列徒徇小信者也爭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

但爭義而不爭利此所以明吾之有義也如葛伯放而不祀湯使遺之牛羊他日又不祀湯使人往為之耕葛伯殺一童子而奪其黍肉湯與兵伐之但為其不祀及殺是童子而征之耳此爭義而不爭利者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

人既服降又能舍之不殺此所以明吾勇也春秋傳曰叛則伐之服則捨之是也

知終知始是以明其智也

其知軍事之所以終知軍事之所以始而能審察不失此所以明吾之智也

六德以時合教以為民紀之道也自古之政也

六德者禮仁信義勇智也六德以時會合其眾而教之時如壯者以暇日之時先王修為紀綱庶民之道此乃自古之軍政也

先王之治順天之道設地之宜官民之德而正名治物立國辨職以爵分祿諸侯說懷海外來服獄弭而兵寢聖德之至也外今本作內

昔古聖王之治上順天之道下設地之宜所謂裁成

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是也。民之有德者官而使
之謂任賢使能俊傑在位也。正名者正公卿大夫士
之名也。治物者六卿分職各司其治也。立國謂立諸
侯之國辨職謂辨公侯伯子男之職也。以爵而分祿
爵重者重其祿爵輕者輕其祿所以諸侯說懷海外
之遠皆來服獄訟弭滅而甲兵寢息乃聖德之治也。
聖者神明不測之號德者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聖
六德之至是申贊之辭也。○此論先王之善治而推及
其效如此以見兵之不必用也。

其次賢王制禮樂法度乃作五刑以威而治。其次
其次有賢王者制禮樂與法度乃作五刑以威而治。太辟

五刑禮度數之節文教民以中也。樂聲音之高下教
民以和也。古禮有五吉凶軍賓嘉古樂有六雲門咸
池太韶太夏大濩大武。法法則也。度制度也。五天地
之中數刑必用五者蓋欲協民於中也。

與甲兵以討不義巡狩省方會諸侯考不向
與甲兵以討不義之人巡諸侯之所守察方國之善
惡會天下之諸侯而考其禮樂法度之不同者如書
輯五瑞及明試以功之類是也。

其有失命亂常悖德逆天之時而危有功之君
其下有違失上命紊亂典常反背道德不順天之時
而欲危殆有功之君此君字指國君邦君而言也。

說有功當賞而反危之此不道之君也。有背本文章

旨。編告於諸侯彰明有罪。

編告天下諸侯彰明有罪之人。

乃告於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禱於后土四海神祇山川

冢社。乃告祭於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祈禱於后土四海神

祇山川冢社皇大也。天以形體言帝以主宰言日者

陽之精月者陰之精星五星木曰歲星火曰熒惑金

曰太白水曰辰星土曰鎮星是也。辰十二次也。子曰

玄枵。丑曰星紀寅曰析木卯曰大火辰曰壽星巳曰

鶉尾午曰鶉火未曰鶉首申曰實沈酉曰大梁戌曰

降婁亥曰娵訾是也。后土地祇也。四海東曰滄海南

曰滇海西曰瀚海北曰渤海神祇者四海之神祇也

或曰凡載在祀典之神祇也。山川者名山大川也。如

五嶽四瀆之類是也。冢社者大社也。

乃造於先主。造今作告。

先主如周之文王武王造於先主之廟而告之重其

事也。

然後冢宰徵師於諸侯曰某國為不道征之以某年月

日師至於某國會天子正刑。

然後冢宰徵集師旅於諸侯曰某國今為不道之事

當往征之。以其年某月某日。師至於某國。相會天子。日乃明。狂亂國之刑。冢宰。六卿之長。統百官。均四海者。祭也。冢宰與百官。布令於軍。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墻屋。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冢宰與百官。施布號令於軍中。曰。凡入罪人之地。無暴棄國內。合祀之神祇。無行田獵之事。傷農而害物。無毀傷其土功。無燔燒其墻屋。無斫伐其林木。掠取民之六畜。馬牛羊犬豕鷄也。禾黍穀之在野者。器械民家所用之器物也。

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不較。勿敵。

見其老幼之人。奉而歸之。勿得傷害。雖遇少壯之人。他若不敢相較。勿與之為仇敵也。或曰。不較者。不與之較也。勿敵者。勿與之較也。亦通。蓋王者之師。誅有罪而用無罪。彼既無罪。何必與之較。又何必與之敵哉。

敵若傷之。醫藥歸之。

敵若有傷之者。命醫藥調治之。而使歸其國。

既誅有罪。王及諸侯。修正其國。

既誅有罪之人。天子與天下諸侯。修正其所征之國。

舉賢立明。正復厥職。

舉用賢士更立明君正復上下之職是其次至此詳言賢主興甲兵以討不義之事

王者往也言天下之所歸往也霸者長也為天下諸侯之長也王霸之所以平治天下諸侯者有六事以土地形諸侯

以土地之多寡示強弱之形勝於天下之諸侯激其恥也如天子地方千里大國地方百里小國地方五十里是也

以政令平諸侯以政事法令平治天下之諸侯定其亂也

以禮信親諸侯

以禮與信親附天下之諸侯洽其心也

以材力說諸侯本作財

以材力之士說慄天下之諸侯惕其恐也

以謀人維諸侯

以智謀之人結繫天下之諸侯固其變也

以兵革服諸侯

以兵革之力威服天下之諸侯屈其心也此六者治諸侯之事

同惠同利以合諸侯

與之同惠與之同利以交洽天下之諸侯

比小事大以和諸侯。此親比也。親其小國。事其大國。以和睦天下之諸侯。此二節和諸侯之事。

會之以發禁者九。發當作法。會合諸侯以法度禁令者有九事。即周禮大司馬九伐之法也。今解作發明天子之禁令者亦通。一云。上六事懷之於未發之前。此九事禁之於既發之後。猶禮記所謂發然後禁也。

憑弱犯寡則責之。憑凌干犯國之寡弱者則責之。謂四面削其地也。賊賢害民則伐之。

賊殺賢人。擾害良民。則伐之。謂聲其罪而致討之也。暴內陵外則壇之。

暴虐國內之民。欺陵境外之國。則會諸侯為壇。命以伐之。壇讀曰墀。謂置之空墀之地。出其君更立其次賢也。

野荒民散則削之。田野荒蕪。人民逃散。則削之。謂削其地。貶其爵也。負固不服則侵之。

負地之險固。不肯服從者。則侵之。謂偃旗卧鼓。潛師入境而侵之也。賊殺其親。則正之。

賊殺其同姓之親則正之謂正治其罪也。
放弑其君則殘之。

放弑其本國之君則殘之謂殘滅其國也。
犯令陵政則杜之。

犯土之令陵國之政則杜之謂杜塞之使不得與鄰
世國交通也。

外內亂禽獸行則滅之。

外內淫亂與禽獸同行如鳥獸之聚麀則滅之謂滅
其國毀其宗社也。胡氏曰凡兵聲罪致討曰伐。潛師
入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環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
曰入。徙其廟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詭道而勝

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行而
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
曰以。皆誌其事實以明其輕重也。

司馬法終

司馬法終

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
純者純一而不雜也天子之義必純一而取法於天
地天地之道春生而夏長秋收而冬藏天子亦法天
地之道仁以愛之義以制之禮以敬之智以別之
寬一猛也天地之道陽舒而陰慘陰殺而陽生天子

天子之義第一
天子之義者君道也君道無所不備而獨以義
言者義主果斷書曰以義制事兵又事之大者
非義不能果斷而裁制此所以獨以義言也以
首有天子之義四字故以名篇此言教習士衆
之事

天子之義第一

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
純者純一而不雜也天子之義必純一而取法於天
地天地之道春生而夏長秋收而冬藏天子亦法天
地之道仁以愛之義以制之禮以敬之智以別之
寬一猛也天地之道陽舒而陰慘陰殺而陽生天子

亦法天地之道修德而行政明刑而慎罰一張一弛也。又觀先世聖王已往之迹而儀刑之此天子之義也。言此以起下文士庶之義。而天子不亦天士庶之義必奉於父母而正於君長。一而用其於天士秀民也。庶衆民也。或曰士即古之上士中士下士也。為士庶之義內必奉養其父母上必取正於君長。一云奉奉教也。故雖有明君士不先教不可用也。故雖有明聖之君而士不先教訓不可任用以戰也。或曰士教民之官也。即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之義也。

古之教民必立貴賤之倫經使不相陵。

古聖王之教民必立貴賤之倫序經制使不相侵陵也。

德義不相踰材技不相掩勇力不相犯。

有德義者不得相踰有材技者不得相掩有勇力者不得相犯。

故方同而意和也。

方者向也三者皆貴賤不相陵之事惟教民之如此故所向必心同而意和也。一本作力同。

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

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子矜矜揖讓進退。

升降跪拜周旋中規折旋中矩此國容也所以不可入於軍武夫前呵壯士後隨旌旗麾幟金鼓笳鈴坐作進退分合解結此軍容也所以不可入於國

故德義不相踰故有德義者守貴賤之倫經而不得相踰越也上貴不伐之士不伐之士上之器也

在上者當貴重不誇伐功能之士不自誇伐功能之士乃在上者之器用也或曰上品之器也苟不伐則無求無求則不爭

苟不自誇伐則無求於人既無求於人則與人無所古爭也昔馮異見諸將爭功每屏大樹下得此道矣

國中之聽必得其情

在國中聽斷事務必要得民之情狀聽聽訟聽政也得其情而能斷其是非可否也

軍旅之聽必得其宜

在軍旅中聽斷其事務必要得其所宜若不各宜必有濫賞罰者

故材技不相掩

故有材技者不得相掩蔽也○一說能不伐則無求而不爭其聽斷國中軍中之事皆得其當故有材技者能舉用之不相掩也

從命為士上賞犯命為士上戮

聽從命令為我士者授之以上賞干犯命令為我士者治之以上戮

故勇力不相犯

故有勇力者不得相干犯也

既致教其民然後謹選而使之

既推致教之道其民盡歸一轍然後謹慎選擇其能

者而任使之

事極修則百官給矣

教訓之事既極修整則百官足用矣

教極省則民興良矣

教極省察則民興良善矣

習貫成則民體裕矣

習貫既成則民皆體做力行變為爾俗矣貫與慣同

習貫如自然是也

教化之至也

凡此皆人君教化之至極也

古者逐奔不遠縱綏不及不遠則難誘不及則難陷

古之戰者逐人奔敗之兵不欲甚遠從人退還之兵

不必及之不遠則難為彼所誘若龍且逐韓信為信

誘過濰水而敗之不及則難為彼所陷如龐涓從孫

曠為曠筭至馬陵而殺之此古之為將者所以逐奔

不遠而縱綏不及也

以禮為固以仁為勝

以禮讓為固守者守之以禮也。以仁愛為制勝者戰
之以仁也。此皆上古神武不用殺之道也。

既勝之後其教可復是以君子貴之也。且古者用兵之道

既勝敵之後其教化可得而復用此古者用兵之道

君子所以貴之也。

有虞氏戒於國中欲民體其命也。

有虞氏舜也。都虞以凡有戎事必告戒於國中欲民

體上之命也。

夏后氏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

夏后氏禹之後也。都安邑以其受舜之讓而為君故

稱曰夏后氏凡出師征討誓告於軍中欲民先事而

成其思慮也。

殷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

殷者湯有天下之號也。凡出師征討誓告於軍門之

外欲民先治勇銳之意以待戰陣之事也。

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

周者武王有天下之號也。凡出師征討必待將與敵

人交刃之時而誓告之欲致民必死之志也。此上論

古者誓師之事。

夏后氏正其德也未用兵之刃故其兵不雜。

夏后氏以揖讓有天下是以正其德也未嘗用兵之

刃故兵器不雜用兵之刃兵器宜雜雜則難制未用
兵之刃故兵器不雜也正盛也猶言其德盛也
殷義也始用兵之刃矣

殷湯以義取天下初用兵之刃矣湯始征自葛載十
一征而無敵於天下豈非義乎
周力也盡用兵之刃矣

周以力取天下盡用兵之刃矣革車三百輛虎賁三
千人諸侯會於孟津者八百鷹揚之將以百夫致師
非力而何太嶽曰夏商周三代各以其盛德者而言
非殷無德而周不義也此論三代用兵之不同
夏賞於朝貴善也

夏后氏賞有功者於朝貴人之善也

殷戮於市威不善也

殷家戮有罪者於市威人之不善也

周賞於朝戮於市勸君子懼小人也

周家賞有功於朝戮有罪於市勸為善之君子懼為

惡之小人也

三主彰其德一也

夏商周三主所以彰明有德則一而已此論三代之
刑賞也

兵不雜則不利長兵以衛短兵以守

兵器不雜而用之則不鋒利長兵以守而衛長兵戈

戟之類是也。短兵以乏而守短兵刀劍之類是也。太長則難犯。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銳。銳則易亂。太重則鈍。鈍則不濟。

兵器太長則難用以犯人。兵器太短則不及以擊人。兵器太輕則銳。銳則易至於亂。兵器太重則鈍。鈍則不能濟事。此泛論兵器也。

戎車夏后氏曰鈎車先正也。

周戎車夏后氏名曰鈎車先導之以正也。先一作尚也。

殷曰寅車先疾也。

殷之車名曰寅車先導之以疾也。

周曰元戎先良也。

周之車名曰元戎先導之以良也。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啟行是也。此論三代之戎車。

旂夏后氏玄首人之執也。

旂曲禮謂蛟龍為旂者是也。夏后氏之旂玄首者象人之執人首黑故也。執當依漢書作勢。

殷白天之義也。

殷之旂色白象天之義天體瑩潔故也。

周黃地之道也。

周之旂色黃象地之道地之體黃故也。此論三代之旂色。

章夏后氏以日月尚明也。

章士卒所戴色號之章也尉繚子所謂卒有五章是也夏后氏之章畫日月尚其明也

殷以虎尚威也

殷之章畫虎尚其威猛也

周以龍尚文也

周之章畫龍尚其文彩也此論二代之章飾

師多務威則民誦少威則民不勝

師旅之中若多務威則民心誦抑而不神若少務威

則民心驕橫不能制勝

上使民不得其義百姓不得其叙技用不得其利牛馬

不得其任

在上者政令苛煩使民不得各其宜則百姓不得其

命倫叙技用不得其所利牛馬不得其任役

有司陵之此謂多威多威則民誦

為有司者又凌辱之此所謂多務威也多務威則民

心誦而不伸矣此上言多威之弊也

上不尊德而任詐應不尊道而任勇力不費用命而貴

犯命不貴善行而貴暴行

在上者不尊有德之人而任用奸詐邪慝之人不尊

有道之人而任用有勇多力之人不費用命之人而

貴犯命之人不貴善行之人而貴暴行之人

陵之有司此謂少威少威則民不勝

既不畏上必陵侮其有同此所謂少威之故也少務
 威則民力不能制勝矣此論少威之弊也
 軍旅以舒為主舒則民力足
 軍旅以舒緩為主舒緩則民力足用古者師行日三
 十里是舒則民力足矣
 雖交兵致勿徒不趨車不馳逐奔不踰列是以不亂
 雖與敵人交兵致勿徒步者不趨走御車者不馳驅
 追逐奔走不踰行列是以其軍不亂
 軍旅之固不失行列之政不絕人馬之力遲速不過誠
 命
 軍旅之所以堅固者是不失其行列之政也不絕其

人馬之力也或遲或速不過越將之誠命此論陳師
 固軍之節也

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

古者國容不入於軍軍容不入於國

軍容入國則民德廢

軍容入國則民德廢者是軍勝於民武勝於文也

國容入軍則民德弱

國容入軍則民德弱者民逼於軍文勝於武也

故在國言文而語溫在朝恭以遜修已以待人不召不
 至不問不言難進易退

故在國言談文飾而辭語溫和所謂與上大夫言聞

問如也。在朝廷恭敬而遂順。所謂舜命九官。濟濟相
 至讓是也。修治自己以待他人。君不召不敢擅至。君前
 不問不敢妄言。國政難進而易退。所謂三揖而進。一
 辭而退是也。此言國容也。
 在軍抗而立。在行逐而果。介者不拜。兵車不式。城上不
 趨。危事不齒。惟只於此。其意亦與於此。其容亦與於此。
 至軍門都尉曰。軍中但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是也。
 在行伍中。當馳逐而果決。介胄在身。不拜全禮。在兵
 車。不暇敬式為儀也。城上不趨走。恐驚人。危事不
 啟齒。恐惑衆也。此言軍容也。

故禮與法表裏也。文與武左右也。

故禮與法。一表一裏也。在國尚禮。在軍尚法。文與武
 一左一右也。在國尚文。在軍尚武。表裏言各有其用
 也。左右言各有其先也。

古者賢主。明民之德。盡民之善。故無廢德。無簡民。賞無
 所生。罰無所試。

古者賢主在上。明下民之德。而無所隱。盡小民之善。
 而無所蔽。故無廢墜之德。無簡擇之民。言德皆可舉。
 而民皆可用也。所謂比屋可封。人人有士子之行。是
 也。賞無所生。言不賞而民皆善也。罰無所試。言不罰
 而民皆不為惡也。

有虞氏不賞不罰而民可用至德也。

有虞氏是舜之世不賞不罰而民皆可用者至德之所致也。

夏賞而不罰至教也。

夏后氏但賞人之善而不用罰教之至也。

殷罰而不賞至威也。

殷人但罰人之惡而不用賞威之至也。

周以賞罰德衰也。

周人兼用賞罰民德之將衰也。

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

賞人之功不過其時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

罰不遷列欲民速觀為不善之害也。

罰人之惡不待其遷移行列欲民速觀為不善之害也。

大捷不賞上下皆不伐善上苟不伐善則不驕矣下苟不伐善必亡等矣。

凡有大捷上下皆不賞故上下皆不誇伐其善在上者誠不伐善則不至於驕矣在下者誠不伐善必亡等矣言無彼我之分也。

一云無等是無等而欲上之心也。

上下不伐善若此讓之至也。

上下皆不伐善若此相讓之至也。

心也。

上下不伐善若此讓之至也。

上下皆不伐善若此相讓之至也。

大敗不誅。上下皆以不善在己。上苟以不善在己，必悔其過。下苟以不善在己，必遠其罪。

凡有大敗，上下皆不誅責，故上下皆以不善在己。謂上下皆能自責也。在上者，誠以不善在己，必能悔改。

其過在下者，誠以不善在己，必能遠離其罪，能自新而不諉咎矣。此論古之不加賞罰者如此。

上下分惡若此，讓之至也。上下皆分任其惡若此，相讓之至也。古者戍邊之兵，三年不典，猶籍也。如役不再籍，是

也。古者戍兵，三年不典，覩民之勞也。三年不驗籍而役之，是四人輪番當一戍兵也。三年不典，王者覩民之勞苦也。

上下相報若此，和之至也。上下相報如此者，和之至也。下供上之役，上覩下之勞，上下相報如此者，和之至也。

也。戰伐而勝得意，而還奏以愷歌者，示喜也。愷歌，軍樂也。

偃伯靈臺，答民之勞，示休也。伯，霸回，偃息伯者，用武之事而相與同樂於靈臺之上，示休兵息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周得天下之後，

也。伯，霸回，偃息伯者，用武之事而相與同樂於靈臺之上，示休兵息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周得天下之後，

也。伯，霸回，偃息伯者，用武之事而相與同樂於靈臺之上，示休兵息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周得天下之後，

也。伯，霸回，偃息伯者，用武之事而相與同樂於靈臺之上，示休兵息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周得天下之後，

恐天子之臺皆曰靈臺國之有臺所以望氛稜察災祥時觀遊節勞佚此修文之事凡勞還帥勞還役恐皆在靈臺之下答民之勞所以示休息其民也或曰偃姬字之誤姬伯即文主也文主時有靈臺其詩曰經始勿亟即所以答民之勞也

司馬法終

三平不... 而... 之... 人... 共... 三...

定爵第三

爵者公卿大夫百執事之爵也爵定則上下有分而不亂以首有定爵二字故以名篇

凡戰定爵位著功罪收遊士申教詔

凡欲與敵戰先要定公卿大夫之爵百執事之位則上下大小有分而不亂著明有功有罪者則賞罰無僭濫之失而人知所以勸懲之道收用游說之士則能盡人之謀申明教誡昭告之法則民知所遵守而不犯

訊厥衆求厥技方慮極物變嫌推疑養力密巧因心之動

訊厥衆者欲博其識也。求厥技者欲廣其能也。多方
 比合其慮者欲計之深也。推極其物者盡下之情也。
 變當作辨。辨白人之所嫌者恐其嫌之誤也。推明已
 之所疑者恐其疑之非也。養兵之力者務制其勝也。
 索人之巧者求盡其才也。因人心願動而動者與民
 同志也。變嫌或云人有所嫌則變置不用養力一作
 休養民力。凡戰固衆相利治亂進止服正。成耻約法省罰。
 凡欲與敵戰務堅固衆心相度地利治其兵不使之
 亂知進止之節服從人之正言正諫人能自耻不善
 之心是良知良能發見當成就之約法者法不煩也。

省罰者罰不濫也。進止一作兵之止者進之。

小罪乃殺。小罪勝。大罪因。

犯小罪者乃殺之。則有小罪者懼而自奮。足以制勝。
 有大罪者亦因而自奮以制勝也。或曰勝作罰。小罪
 既罰。大罪因儆。

順天。阜財。懌衆。利地。右兵。是謂五慮。

順天之時。阜民之財。悅衆之心。利地之險。右兵之用。
 此謂之五慮。右先也。兵器之當先者。

順天奉時。

順天者。奉天之時也。所謂陰陽寒暑。以時制之也。一
 說順天。即弔民伐罪。奉時如饑渴欲食飲之時也。

真財因敵。因糧於敵也。所謂食敵一鐘當吾二十石也。

懾衆勉若。懾悅也。若順也。懾衆者勉而順衆心也。所謂令民與
則至同意可與之死生而不畏危亡也。

利地守隘險阻。利地者守吾國之狹隘艱險阻絕之地也。所謂路狹
道險名山天塞千夫所守千夫不過是也。

右兵者長短相助而為用也。左傳曰天子右之吾亦
右其弓矢禦及矛守戈戟助。

右之右是助也。弓矢殺入於百步之外可以禦敵。不
矛長兵也可用以守及攢竹八觚長一丈二尺矛鈎

也。長一丈戈戟亦長兵也可以助守者戈平頭戟也
長六尺四寸廣二寸戟小枝向上者也。長者一丈四

尺短者一丈二尺。又曰矛謂夷矛首矛也。夷矛長二
丈四尺首矛長一丈。

凡五兵五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
五兵弓矢及矛戈戟也。五兵五當者即上文五兵各
有所當長以防衛其短短以救護其長即上文右兵

之義
若戰則久皆戰則強。

使吾軍更迭而戰則力可以レ使吾兵皆出與戰則力強迭戰者吳為二軍迭出以疲楚是也皆戰者趙首使三軍皆出與秦戰是也見物與侷是謂兩之レ之當作支言見敵人一物則效而用之思與之侷是謂兩相支持之道如是乃謂五當或解作兩利而不使獨有亦通主固勉若視敵而舉為主將者當固守其壘然後勉順乎心視敵之虛實而舉動也將心也衆心也馬牛車兵佚飽力也

將帥之心固是心也衆人之心亦是心也言上下要同一心耳馬所以戰牛所以載車戰車也兵器仗也佚閑佚也飽充飽也凡此皆欲齊其力也一云佚以待勞飽以待饑皆力以從心者也有心無力銳氣不鼓有力無心易至於亂心力相同敵莫能當教惟豫戰惟節民惟當豫先教之不教而戰是棄民也與敵戰當謹修其節制所謂其節短是也○一說戰惟節是不強衆卒疲於戰陣也故借心身以引証焉將軍身也卒肢也五指拇也將軍譬如入之身百人為卒譬如入之四肢也五人

為在譬如人之指拊也所謂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

是也

凡戰權也鬪勇也陳巧也權今本作智

凡戰者權變之道也鬪者勇而赴敵也陳者巧而取

勝也

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不欲不能於敵反是

不欲用不能行於敵國則反此道謂敵所不欲吾則

用之敵所不能吾則行之敵所欲所能吾則廢之

凡戰有天有財有善

凡與敵人戰有天有財有善三者不可闕也

時日不遷龜勝微行是謂有天

時日不遷謂遇當戰之時當戰之日不可遷移務在

必戰龜勝者占而得勝兆也微行者微妙於行事也

此所謂有天

衆有有因生美是謂有財

衆人有方可謂之有因而可生美事此所謂有財語

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即此義也

人習陳利極物以預是謂有善

人習戰陳之利盡物力器械以預備之此所謂有得

兵家之善計也

勉及在是謂樂人

軍人相勸勉而及於任使是謂樂於戰陳之人即交兵接刃而入樂死之義一云國家樂得其人

大軍以固多力以煩堪物簡治見物應卒是謂行豫

大軍用固其陣多力用煩其陣目前有物必不錯過

倉卒有變不為無應此所謂行軍預備之道

輕車輕徒弓矢固禦是謂大軍

輕車馳車也輕徒步兵也有車有徒又以弓矢堅固

禦守此所謂大軍

密靜多内力是謂固陣

密者戰欲密不洩形也靜者兵無譁也多内力者士

氣內有餘也此所謂固守其陣

因是進退是謂多力

因是固陣之法可進則進可退則退則兵力不疲此

所謂多力

上暇人教是謂煩陳

上閑暇而人教習此所謂煩陳煩陳者頻煩於陣謂

教而又教使之熟也

然有以職是謂堪物

然事物有職主之人而不廢此所謂堪物堪物者堪

為簡治其物也

因是辨物是謂簡治

因是堪物之人以辨別眾物此所謂簡治簡治者簡

選治才也。○一云簡用人才而致治也。

稱衆因地因敵令陳攻戰守進退止前後序車徒因是謂戰參。

稱量兵衆因其地之廣狹而用之因敵人之虛實強弱令陳師以待之可攻則攻可戰則戰可守則守可進則進可退則退可止則止前後有序而不亂車徒相因而聯絡此所謂戰參戰參者臨戰參詳而不忽也。

不服不信不和息疑狀懾枝柱詘煩肆溺緩是謂戰患。不服者下不心服也不信者衆不聽信也不和者民因不和協也息者不致謹也疑者有所惑也狀者棄絕

其主也懾者畏懼其敵也枝柱者言意不相順從也。詘者鬱詘而不伸也煩者擾亂也肆者放肆也崩者崩墜也緩者縱弛也此所謂為戰之患害也。或解枝柱作枝散膠柱。

驕驕懾懾吟曠虞懼事悔是謂毀折。

驕驕者驕而又驕驕之甚也將驕者敗項梁再破秦軍有驕色是也懾懾者畏而又畏畏之甚也畏敵者敗符堅登壽春見八公山草木皆為晉兵有懼色是也吟曠者軍有呻吟喧曠之聲虞懼者人有憂虞恐懼之色事悔者作事後輒悔此所謂毀敗傷折之政也。

大小堅柔參伍衆寡凡兩是謂戰權

大小者能大能小也。堅柔者有剛有柔也。參伍者或參而三之。或在而五之。言變化不一也。衆寡者用衆用寡。因其敵之強弱虛實地之險易廣狹也。凡事必執兩端而酌之。此所謂戰鬪權變之道也。凡戰間遠觀。因時。因財。貴信。惡疑。凡與人欲戰。間其遠而觀其邇。間者。間使也。間遠如韓信用間使。知趙王陳餘不用李左車之計是也。觀邇如見鳥起而知其伏。獸駭而知其覆是也。因時者。因天之時。如黃蓋因東南風急而焚曹操舟是也。因財者。因敵之財。如劉裕踰大峴山見南燕禾谷成熟

在野而喜是也。貴信者。賞信罰必也。惡疑者。禁祥去疑也。

作兵義作事時使入惠

振作兵士之氣。當喻以義。喻以義則士氣自倍。作事當乘其時。乘其時則易成。使入當用其惠。用其惠則人感恩而心服。

見敵靜見亂暇見危難無忘其衆

見敵人當以靜待之。靜則敵難為之備。如孔明偃旗息鼓。開門延敵。司馬懿見而遁走。見亂我則暇以待之。如亞夫時軍中夜驚擾亂。至帳下。亞夫堅卧不起。俄頃而定。張遠屯長社。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

一軍盡擾。遠謂左右勿動。是不一軍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驚動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坐安。遠將親兵數千人中陳而立。俄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是也。見有危難而無忘其衆。如張遠在合肥。與孫權戰。被圍。遠急擊圍。開使塵。亦數十人得出。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遠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是也。

居國惠以信。在軍廣以武。刃上果以敏。居國中當惠以信。惠能懷衆。信能任民。在軍中當廣以武。廣能容人。武能威敵。在兵力之上。當果以敏。果能決戰。敏能制勝。刃謂以兵力相接也。

居國和在軍法。刃上察。

居國要和。和則上下相安。在軍要法。有法則大小齊一。而人心頓肅。刃上要察。察者見之明也。察則人無隱情。

居國見好。在軍見方。刃上見信。

居國要見和好。和好則上下之情不乖。在軍要見方向。向義則大小之心相順。刃上要見信實。信實則罰當罪而不濫。

凡陳行惟疏。戰惟密。兵惟雜。

凡布陳行列惟疏。疏則便擊。戰鬪惟密。密則力齊。兵器惟雜。雜則長短齊用。故難犯。人教厚。靜乃治。威利章。

人教以敦厚。又靜專而不嘩。乃底於治。威令則利在章顯也。

相守義則人勉慮多成則人服。

上下相守以義則人人奮勵自勉謀慮之事多所成就則人人信服樂從。

時中服厥次治物既章目乃明慮既定心乃強。

時人中心悅服其次序皆治中服者中心悅而誠服也。

○一說服行時中之道則軍旅之中各得其治物色既章顯衆自乃明著物色者乃旗幟旂麾大鼓之類所以威人之目也。

謀慮既定則衆心乃強盛矣。

進退無疑見敵無謀聽誅無誑其名無變其旗。

或進或退無所疑惑慮之定也。若見敵而無謀慮則審聽其事而誅責之無誑詐其名無變易其旗號恐惑衆也。

○一說見敵無謀不待見敵而後有謀也。奉天討賊聽命誅伐何人即聲言之無誑詐其姓名我旗既張無變易其旗號斯為堂堂之陣正正之旗也。

聽誅又云軍中有聽候誅戮者法在必行而無誑也。

凡事善則長因古則行誓作章人乃強滅厲祥。

凡事從於善則可長又因依古道則可行之誓告衆士振作人心章顯明白則人奮發而力強又當滅息厲祥之事滅厲祥即孫子所謂禁祥去疑是也。

○一說庶厲滅息反得祥也。

滅厲之道一曰義被之以信臨之以強

滅厲之道一曰制之以義使各得其宜被格以信使
皆知所守臨之以強使敵莫能禦前曰滅厲祥此止
曰滅厲無祥字恐遺之也

成基一天下之形人莫不說是謂兼用其人
成王者之基業混一天下之形使人心皆喜悅此所
謂兼人心而用之也

一曰權成其溢奪其好我自其外使自其內
權謀有三敵人溢滿我將順之成其驕也敵人所好
我挫奪之即孫子所謂先奪其所愛者是也然後我
兵自外攻之間使自內應之

一曰入二曰正三曰辭四曰巧五曰火六曰水七曰兵
是謂七政

其一曰任用賢人次二曰正率羣下以振紀綱次三
曰修謹辭命次四曰盡其技巧工制以備用次五日
慎火攻之法次六曰修水道之利次七日浴兵器有
法此所謂國之七政也

榮利耻死是謂四守
榮寵渥也利貨財也二者人之所欲耻羞辱也死刑
戮也二者人之所惡榮利所以賞善耻死所以罰惡
四者皆以勸戒將士使之謹守也
容色積威不過改意凡此道也

容色者容人之色所以勸善積威者積我之威所以懲惡二者不過欲人更改志意而為之凡此皆滅厲祥之道也

唯仁有親有仁無信反敗厥身唯仁者有所親所謂民罔常懷懷於有仁是也若空有仁心而不實之以信反敗其身所謂民無信不立是也

人人正正辭辭火火
人人者任人而選其所當任之人也正正者正其所當正者也辭辭者修辭命以責入言其所當言者也如齊桓責楚以苞茅不入王祭不供而楚人請盟是

也火火者火其所當火不可輕用焚滅以傷人害物也按上文有七政此重言其四而不言巧水兵二者疑脫之也

凡戰之道既作其氣因發其政假之以色道之以辭因懼而戒因欲而事蹈敵制地以職命之是謂戰法

凡戰之道既振作其士衆之氣因開發其刑賞之政假借之以顏色引導之以言辭因其心懼而戒飭之因其所欲而任使之蹈敵人之境制敵人之地各以職事命之此所謂戰法也○一云蹈敵人之境取其制地而歸者即以其原職命之使為世爵也凡人之形由衆之求試以各行必善行之形今本作行

凡人智勇貪愚之形必由衆人中求之試之以各行若名與行相稱則謂之君子又必擇其善而行之可也。云凡人之行法不過求之衆人所能行者行之若行不行身以將乏若行而行因使勿忘三乃成章人生之宜謂之法以令作自若令之行而不能行必以身率之若令之行而能行因使勿忘於心再三令之必使行之成章而後已人生而得義之宜謂之法謂法乃人生之所共宜者非強入之事也。

凡治亂之道一曰仁二曰信三曰直四曰一五曰義六曰變七曰專。

凡所以治軍國之亂道必在已先端本一曰仁仁者愛之理也二曰信信者以實之謂也三曰直直者不偏曲也四曰一者誠實而無妄也五曰義義者事之宜也六曰變變者權變也七曰專專者均平專一也或解一作法令一專作權不分

立法一曰受二曰法三曰立四曰疾五曰御其服六曰等其色七曰百官宜無淫服
立軍國之法一曰受受者能容物也二曰法法者明法令也三曰立立者執立而不能搖奪持守堅定也四曰疾疾者機事決疾也五曰御其服御制其戎戰之品服也六曰等其色旗幟衣服之色各有等也七

曰百官宜無淫亂之服也。云受是責人以承受也。

凡軍使法在已曰專與下畏法曰法。

凡軍旅之中使法令出自已謂之專。上與下皆知

懼法方可謂之法也。

軍無小聽戰無小利日成行微曰道。

軍中不聽小謀臨戰無爭小利言聽之久而戰之利

亦大也。謀慮日有所成而行事以微妙此謂之道。或

解日成作計日成功。

凡戰正不行則事專不服則法不相信則一。

凡戰事合正道若不可行則專其事以行之。○一說

正雖不行專一不改下不服則申之以法令人不相

信則示以誠實一者誠也。或曰一其號令也。號令一

則人相信也。

若怠則動之若疑則變之若人不信上則行其不復自

古之政也。

衆若怠惰則動作之而使之不怠衆若疑懼則變更

之而使之不疑若人不信在上之人則令行不可反

復書曰令出惟行弗惟反是也。凡此皆自古之軍政

也。

凡戰之道等道義立卒伍定行列正縱橫察名實
 凡戰陣之道卒伍之位欲嚴整嚴整則不至於亂軍
 旅之政欲嚴栗嚴栗則下不敢犯衆人之力欲輕窕
 輕窕則力銳士卒之氣欲閑習閑習則氣盛上下之
 心欲專一專一則心齊
 凡戰之道等道義立卒伍定行列正縱橫察名實
 凡戰陣之道卒伍之位欲嚴整嚴整則不至於亂軍
 旅之政欲嚴栗嚴栗則下不敢犯衆人之力欲輕窕
 輕窕則力銳士卒之氣欲閑習閑習則氣盛上下之
 心欲專一專一則心齊
 卒伍之長定行列之位正陣法縱橫之力察名與實

嚴位第四

嚴位者嚴整其步位之法也。以首有位欲嚴二字。故以嚴位名篇。

凡戰之道位欲嚴政欲栗力欲窕氣欲閑心欲一
 凡戰陣之道卒伍之位欲嚴整嚴整則不至於亂軍
 旅之政欲嚴栗嚴栗則下不敢犯衆人之力欲輕窕
 輕窕則力銳士卒之氣欲閑習閑習則氣盛上下之
 心欲專一專一則心齊
 凡戰之道等道義立卒伍定行列正縱橫察名實
 凡戰陣之道卒伍之位欲嚴整嚴整則不至於亂軍
 旅之政欲嚴栗嚴栗則下不敢犯衆人之力欲輕窕
 輕窕則力銳士卒之氣欲閑習閑習則氣盛上下之
 心欲專一專一則心齊
 卒伍之長定行列之位正陣法縱橫之力察名與實

言馬直解 卷之五

十九

相稱與否也。立進俯坐進跪畏則密危則坐。立而進者當俯其身坐而進者當跪其足乃下敬上之禮也。畏敵則密其陣而待之見危則坐而候之坐蹲坐也。蹲坐則易奮起也。乃上所以恤下也。遠者視之則不畏。遠者勿視則不散。敵遠者能視察其情形則不畏也。邂逅也。敵在邂逅勿令覘視而專意進戰。可以不散。勿視猶無敵於前也。能無敵於前則不散敗矣。

位下左右下甲坐誓徐行之。

位卒伍之位使在下之人分左分右。孫子教女兵分

左右隊是也。又使在下皆被甲而坐。若春秋左傳。糧坐甲是也。誓戒既畢使徐徐而行。若四步五步六步七步。乃止齊焉是也。一說兵事尚右。故左位為下。若右之帶甲者。雖甲冑之士亦以為尊。坐而誓誠行必徐緩以示異也。依此解當位下左作句。右下甲作句。坐誓徐行之作句。

位逮徒申。籌以輕重振馬。謀徒甲畏亦密之。

凡卒伍之位。逮徒步者皆甲。然後籌以輕重之權。振起騎兵使步之甲者皆譟呼之。徒申有畏心則亦密陣而待之。一說位法下逮徒卒甲士皆籌度以定其重輕。使乘馬振噪而徒申有畏則密陣而待其定。

不責以亂營也。跪坐坐伏則膝行而寬誓之。軍中跪而坐坐而伏之禮皆用以膝行而當夫披甲戴胃之時又必寬舒而告戒之勿責以煩縛也。起謀鼓而進則以鐸止之。兵將四起則譟呼鳴鼓而進欲止則鳴鐸緩其步。銜枚誓糗坐膝行而推之。枚如箸銜於口有割結項中以止語也。謂夜欲襲敵則銜枚而誓糗乾糧也。若食糗糧則令小坐若欲稟事必膝行而推移之。○說銜枚禁稟誓之以糗則去之坐而食即有事稟不用膝行而推之以是待王

可謂寬矣。執戮禁顧譟以先之。執戮敵人禁勿迴顧當譟呼以先之。○一云執而戮者禁迴顧及呼噪爭先之人。若畏太甚則勿戮殺示以顏色告之以所生循省其職所執之人若畏懼太甚則勿純用戮殺示之以顏色寬之也告之以所生之道活之也循省其所守之職任之也。凡三軍人戒分日人禁不息不可以分食方其疑惑可師可服。凡行三軍衆人誓戒不過分日謂一日之分即半日

凡行三軍衆人誓戒不過分日謂一日之分即半日

是也。一人之禁，不過一息。恐遲久漏洩，違玩也。若禁
 之不息，分食恐滋其亂，故不可以分食敵方，疑惑之
 時，可陳師以服取也。不食敵方，以分食其氣，以
 凡戰以力，久以氣勝，以固久，以危勝。本心固，新氣勝，以
 甲固以兵勝。凡戰之道，以力持久，以氣制勝。力者，佚飽是也。氣者，
 朝氣銳，一鼓作氣是也。兵以陣勢堅固，則能持久。以
 置之危地，則能制勝。固者，下文車以密固，徒以坐固。
 甲以重固是也。危者，上文譟鼓而進，孫子所謂其勢
 險，其節短是也。能順人之本心，則固能振作兵之新
 氣，則勝。士眾以甲胃為固，軍旅以兵力制勝。

凡車以密固，徒以坐固。甲以重固，兵以輕勝。人車以
 凡車以密者，則固密者陣不欲踈也。徒卒以能坐則
 固坐。小坐也。小坐則有勃然騰躍之勢。如鳥之將擊，
 必斂其翅，獸之將搏，必伏其身。故徒以能坐為固也。
 甲以厚重為固，重者堅重也。兵以輕捷便利制勝。
 人有勝心，惟敵之視。人有畏心，惟畏之視。兩心交定，兩
 利若一。兩為之職，惟權視之。
 人有制勝之心，惟視敵之虛實，如何敵虛然後勝。可
 為也。人有畏懼之心，惟視其畏之如何。若畏將甚於
 敵者，勝畏敵甚於將者，敗。勝心與畏心，兩心交定，則
 可取。兩利若一途矣。勝心畏心，凡兩心為之主。惟用

權變以視其所勝所畏之何如。一云三視字非止目視有視微意兩利為主則後人惟我之權是視而取法矣。

凡戰以輕行輕則危以重行重則無功以輕行重則敗以重行輕則戰故戰相為輕重。

輕重二字不止於一。謂凡與人戰以輕兵行輕地則危殆而不安。入人之地不深者為輕地。輕地則無止輕兵行輕地所以危也。以重兵行重地則無功。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為重地。重地則掠。重兵行重地恐兵多而食不繼所以無功也。以輕兵行重地則致敗。如龐涓棄其步兵率輕銳倍日併行深入重地敗。

於馬陵是也。以重兵行輕地則務戰。如司馬宣王伐遼東。公孫文懿阻水相拒。宣王領兵直趨襄平。文懿出兵邀之。宣王三戰三捷是也。故為戰之道須要使兵之輕重與地之輕重相參為用也。

舍謹兵申行慎行列戰謹進止

舍止要謹兵申謹兵申防敵人之襲也。軍行要慎行列慎行列慮敵人之遇也。與入戰要謹進止謹進止恐敵之乘也。兵甲不謹被敵襲之則無所禦。行列不慎卒遇敵人必至於亂。進止不謹敵來乘我必至於敗。

凡戰敬則謙率則服上煩輕上暇重奏鼓輕舒鼓重服

膚輕服美重。

凡與人戰能敬其事則心慊慊快足也能以身率下則衆心服在上者令煩則人輕慢在上者令暇則人尊重奏鼓欲其輕也奏奔奏疾速也鼓聲輕則趨戰疾舒鼓欲其重也舒緩攻遲重也鼓聲重則進止徐膚淺也服色淺薄則人輕服色鮮美則人重上煩輕二句一解兵勢輕弱兵勢堅重服膚輕二句一解兵容輕兵容重

凡馬車堅甲兵利輕乃重。

凡馬與車堅壯甲與兵犀利如此雖輕兵亦可以行重地也

上同無獲上專多死上生多疑上死不勝

上指三將而言也同阿比也獲得也專擅也生期必於生全而不致死也死期必於致死而不愛生也將有阿比之私必不公故不得衆人之心將自尊擅必不受諫故在下之人多得罪而死將期必至於生全則不能果敢力戰故多疑惑之心將期必於死是勇而無謀者故不能勝敵孫子曰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即此義也

凡人死愛死怒死威死義死利

凡在下之人感受惠之深則致死激而怒之則致死畏之以威則致死勸之以義則致死誘之以利則致

死此所謂死愛死怒死威死義死利也

凡戰之道教約人輕死道約人死正

凡戰之道以教令約束之則人輕於死輕於死是不

愛其死也以道義約束之則人死於正死於正謂將

死鼓御死纏百吏死職士衆死行列是也

凡戰若勝若否若天若人

若順也凡與人戰順吾士卒有制勝之氣則闔順吾

士卒未有制勝之氣則守又當順天時順人事則戰

無不勝矣

凡戰三軍之戒無過三日一卒之警無過分日一人之

禁無過瞬息一作首息

凡欲與人戰三軍誓戒之命無過三日之中一卒警

示之言無過半日之內一人禁止之令無過瞬息之

間

凡大善用本其次用末執畧守微本末唯權戰也

凡大善者用本以制勝本卽下文執畧守微也其次

者用末以制勝末謂斬將塞旗也執持也畧謀也執

之以深謀守之以微妙此卽所謂本也或用本或用

末唯以權變此戰道也

凡勝三軍一人勝

大凡勝三軍之衆者在一人之能制勝耳若張遼守

合肥與吳戰唐太宗征遼東薛仁貴與蓋蘇文戰皆

一人制勝而後能勝三軍也。凡鼓鼓旌旗鼓車鼓馬鼓徒鼓兵鼓首鼓足七鼓兼齊。凡鼓所以進三軍也。而其中各有所主焉。有鼓之而開合旌旗以進兵者有鼓之使車前驅者有鼓之使騎前衝者有鼓之使步兵前行者有鼓之使整治兵器者有鼓之使首四顧左顧右前顧前後顧後者有鼓之使足為坐作進退者此所謂鼓首鼓足。凡七鼓若兼齊則大小畢戰三軍皆進矣。凡戰既固勿重重進勿盡凡盡危。凡與人戰行陣車馬甲冑既固即當速進勿用持重若用重兵進戰當見可止而止勿得盡行凡重兵盡

行則危殆而不安矣。

凡戰非陳之難使人可陳難非使可陳難使人可用難非知之難行之難。

凡與人戰非陳行列陣之難使人各能布陣為難又非使可陣為難使人能用我陣為難言得入而用之則可陣矣。猶孫子擇人而任勢之說然人又非知陣法之為難能行陣法之為難也。

人方有性性州異教成俗俗州異道化俗。凡人在四方各有所稟之性此性字兼指氣質而言也。以氣質而論性則九州之人各不同但以教變化之則成美俗民之風俗九州又各異但以道變化之

則可使之同也。此一節蓋言化民成俗之義。凡衆寡若勝若否兵不告利甲不告堅車不告固馬不告良衆不自多未獲道。凡兵之用衆用寡既勝與否兵亦不告其利甲亦不告其堅車亦不告其固馬亦不告其良告者言之於止亦誇伐之義衆士不自誇其功反是則不得其爲臣之道矣。○一說我衆敵寡必須以若勝若否之心參之不可自誇其甲堅車固馬良軍衆之多寡而失制勝之道也。○又說凡兵之用衆用寡或勝或不勝兵欲利而不可言利甲欲堅而不可言堅車欲固而不可言固馬欲良而不可言良士衆欲多而不自多。

此皆未得戰道之善也。

凡戰勝則與衆分善若將復戰則重賞罰若使不勝取過在已復戰則誓已居前無復先術勝否勿反是謂正則。

凡戰若勝雖由已功則與衆人分善分善謂與入分功也若將復與人戰則重立賞罰若使人戰倘其不勝歸過於已復戰則誓戒之自己居前列無復如先任智術令彼居前也或勝或否勿反此道此謂正已正人之兵法也勝否勿反指通節而言也。

凡民以仁救以義戰以智決以勇闘以信專以利勸以功勝。

凡用兵以仁愛救其危難以義激之使戰又作以義
 興師而戰以智斷決其是非以勇率之使鬪以信專
 一其心以利勸其勤惰以功較其所勝又作賞錄有
 功使之取勝
 故心中仁行中義堪物智也堪大勇也堪久信也
 故上之人存心中乎仁而行事平乎義也堪別物之
 是非者智也堪任大敵者勇也堪與眾持久者信也
 此承上五者而申言之
 讓以和人自洽自予以不循爭賢以為人說其心效其
 力
 遜讓謙和則人心自與我相洽予猶許也不循不順

於理謂事有不順於理上之人自歸於已則下之人
 皆爭相賢以有為而人乃說其心效其力矣。○一說
 爭賢以為人作爭相賢譽惟以為人而不為已則人
 心悅而樂為用矣
 凡戰擊其微靜避其強靜擊其倦勞避其閑窵擊其太
 懼避其小懼自古之政也
 凡與人戰擊其兵微弱不奮而靜者避其兵強盛擊
 守而靜者擊其兵之遠來而勞倦者避其兵之閑習
 而輕窵者擊其敵人之氣餒大懼者大懼是畏我者
 也避其敵人之誘我小懼者小懼是自謹者也孔子
 所謂臨事而懼是也此謂自古之軍政也

凡戰之道用寡固用衆治寡利煩衆利正
凡戰陳之道若用寡宜堅固其陣若用衆宜整治其
陣兵寡宜頻變化出奇以制勝兵衆宜踐墨隨敵利
以正合而制勝是正亦勝奇亦勝也一說煩教習正
紀綱

用衆第五

此篇全論行兵其篇內主於慎重深入敵國以
致絕慮益強開意全用衆人之死力也故取名
爲

用衆進止用寡進退

用衆要知進知止所謂五伐六伐乃止齊焉用寡要

知進知退所謂進不可當退不可追是也。一云進退疾速。

眾以合寡則遠襲而闕之。

我眾以合敵人之寡者則遠圍而闕其下面所謂圍師必闕是也。

若分而迭擊寡以待眾若眾疑之則自用之若一作其

若分兵而更迭擊之是以我之寡待敵之眾也若我

眾有所疑懼則自用權變以制勝。○一說敵眾疑我

可自其疑處用之。

擅利則釋旗迎而反之。

若敵專欲爭利則釋去旗物而走及其追來迎而反

擊之。一說敵專擅地利也。

敵若眾則相聚而受襲。

敵人若眾是勢之不可敵者則相視彼眾如何而受

其圍如張遠突入吳眾而受圍是也。

敵若寡若畏則避之開之。

敵人若寡少若謹畏則且避之開之以伺其便而觀

其動。

凡戰背風背高右高左險歷沛歷地兼舍環龜。

凡與人戰宜背風之逆宜背山之高右宜山陵左宜

險隘沛澤也。地道路傾壞之地歷者過之而不止也

環龜地形之似環龜者宜舍止之也。○一說并舍去

之不可止也。

凡戰設而觀其作視敵而舉待則循而勿鼓待衆之作攻則屯而伺之。

凡與人戰行陣既設觀其動作如何或云設其形勢也又當視敵虛實而舉事敵若設計待我我則循順其意而勿鼓進其兵待敵之動作如何若來攻我我則屯兵伺之如趙奢厚集其陣以待秦兵是也。

凡戰衆寡以觀其變進退以觀其固危而觀其懼靜而觀其怠動而觀其疑襲而觀其治。

凡與人戰或用衆或用寡以觀其變動如何一進一退以觀其陣之固備如何以危迫之勢臨之而觀其

畏懼之如何靜以待之而觀其怠心如何設計撓動之而觀其疑惑如何以兵潛襲之而觀其治亂如何擊其疑加其卒致其屈襲其規。

敵人心志疑惑則擊之敵人倉卒而來則以兵加之以兵擾之致使其力困屈敵陣規正則潛師襲之而使乏亂。

因其不避阻其圖奪其慮乘其備。

避當作備因其不備即所謂乘其無備也阻其所圖謀奪其所計慮即所謂上兵伐謀也乘其敵之畏懼即所謂擊其大懼也。一說因其不避謂敵不畏避則因而擊之。

凡從奔勿息敵人或止於路則慮之

凡從敵之奔敗勿得止息敵人或止息於路則慮之

恐有伏也。

凡近敵都必有進路退必有反慮。

凡近敵之都邑吾必要有前進之路若無進路則無

所往也退亦要有反還之慮無反慮恐為敵所薄也。

凡戰先則弊後則懾息則怠不怠亦弊息以亦反其懾

凡與人戰若先敵而動則致疲弊而為敵所乘後敵

而動則畏懼而為敵所欺若休息之則怠心必生若

不休息之其力亦致疲弊休息若以反生畏懾之心

書親絕是謂絕顧之慮。

凡初入敵人之境疆場之限所過關梁津要使吾踵
軍在後告畢書絕所以禁入內顧之情而止其退還
之心也或解書親絕凡入敵境雖親近之書必禁絕
而不通所以絕內顧之慮也。

選良次兵是謂益人之強。

簡擇良材以次第其兵是謂益吾衆人之強壯軍聲

也春秋傳所謂分良以擊其左右是也。

棄任節食是謂開人之意自古之政也。

任負任之物也棄任即孫子所謂士無餘則之意節

食者約其軍之食也如春秋左傳所謂塞井夷竈項

羽沉船破甌持三日糧之意使吾軍士棄其所負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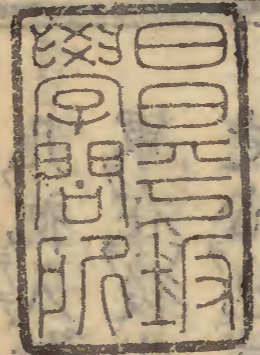
司馬法卷之五

之物約持其糧食示以必死是謂開啓衆人之意使
專一心志奮勇而戰已上三者皆自古行軍之政也

此其法之終也

司馬法卷之五終

此其法之終也



此其法之終也



